


少年中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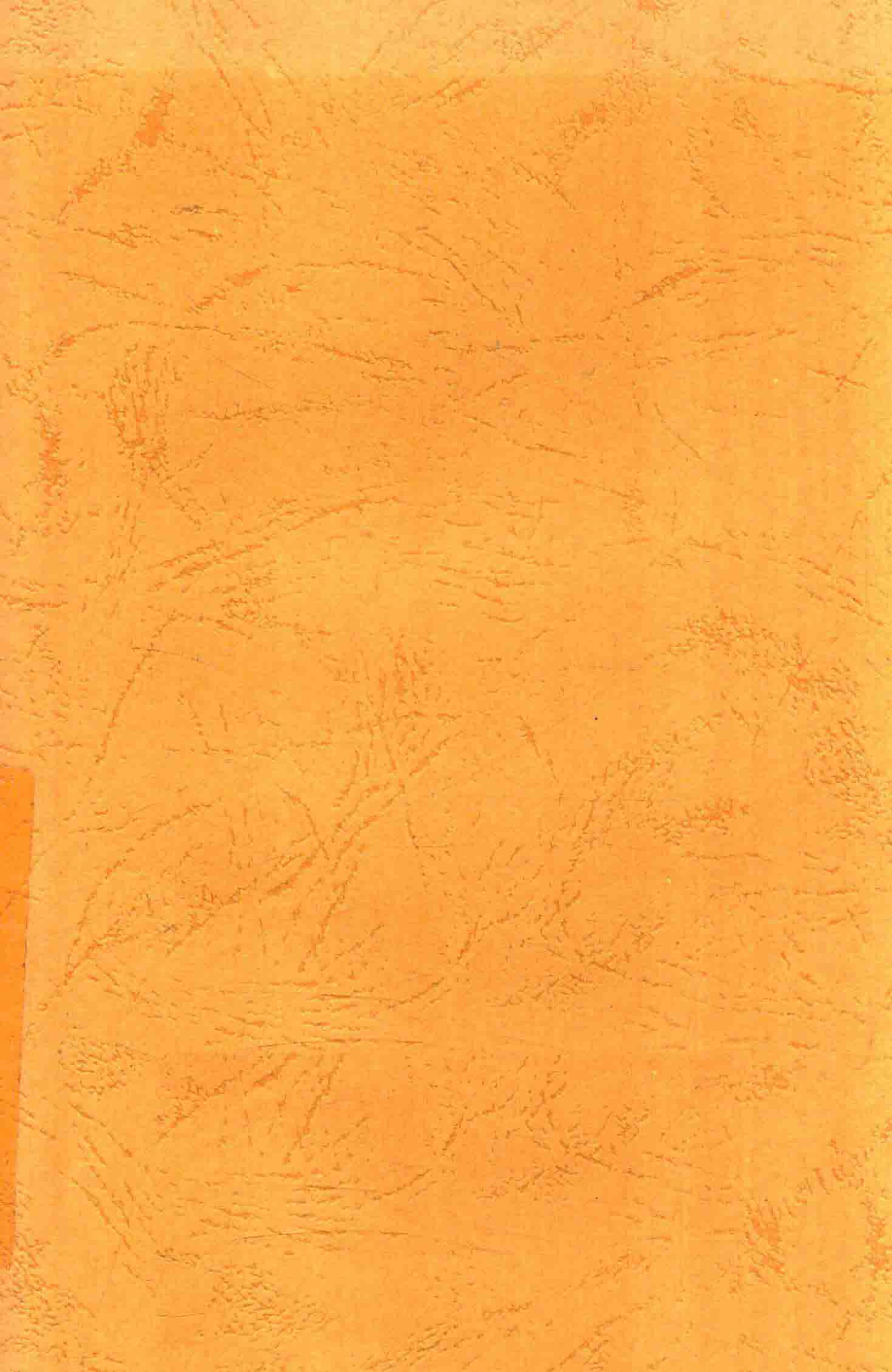
王光祈著



1924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少年中國運動

半偈能持皆慧業．
千秋不朽是勞人．

本書選成。並錄先祖澤山先生詩語二句。以就正於摰友舜生。

光祈敬書。

少年中國運動

目次

論文八篇

通信三篇

附錄一篇

少年中國運動」序言

一、本書刊行之由來。

少年中國學會之發起，已有六年。對於中國社會，雖未有若何顯著的貢獻，但是對於「少年中國運動」之努力，則未敢一日自懈。因爲少年中國學會的希望，是在喚醒「中華民族之復興，」此種工作，何等偉大，當然不是短時間內所能見效的。

我個人在這五六年之中，著了三百多篇文章，（雜誌論文和報館通信。）都百萬餘言，其中無一篇無一字不是本着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至於我個人求學作事的計畫，亦無一時無一處

不是本着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

在那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專談少年中國學會之運動的，現在擇其最要者若干篇，都為一集，名曰『少年中國運動。』其中主張雖不必代表少年中國學會的全體，然至少可以代表我個人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意見，與國內青年同志商榷。

二、什麼是『少年中國運動？』

『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我記得民國七年本會發起時，曾慕韓君曾主張取名『復興社，』但是我以為用「少年中國學會」之名，含義較為明瞭。後來曾君以及其他會友都贊成我的主張，於是始有今名。從此

我們可以見得所謂『少年中國運動，』其實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直到去年（民國十二年）十月，國內一部分會員在蘇州會議，決定學會進行方針，爲『求中華民族獨立，到青年中間去，』亦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我們『少年中國運動』與國內其他各種運動不同的地方，便是我們眼中只看見了一個『中華民族。』再進一步說，我們只看見了一些『中國人民。』無論什麼功罪，我們都歸之於人民身上。譬如其他一切黨系常說：我們國家太弱了，我們非趕快『造國』不可。我們學會則以爲國家之弱，係由於組織這個國家的民族不強，我們與其忙於『愛國』『救國』『建國，』不

如趕快「救族」「教族」「育族。」又如他們說：中國之弱，係由於政治不良，我們非從事「政治運動」不可。我們則以爲政治之不良，係由於無良好社會，良好社會之所以不能養成，又由於無良好人民之故，所以我們應該先「造人」先「造社會」爲一種「社會活動。」又如他們說：中國之弱，係由於外則強權壓迫，內則軍閥暴虐，我們終日都在他人壓力之下，所以國事毫無進步。我們則以爲他人誠然不好，但是我們自己亦未必高明，我們的性格上充滿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貪吝，無聊，種種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壓迫，軍閥才敢專橫。總之，這不是他人殘虐的問題，乃是自己無力的問題，因此之故，不宜多罵人，只宜責自

己。要而言之，『少年中國運動，』是把一切罪過，都歸之於社會的方面，與人民的身上。現在我們所應該努力的，小之則爲改造我們個人，大之則爲改造全體民族，純是一種自反的自修的國民改造運動。把這步自反的自修的功夫做到了，若是那般內外惡魔，還是在那兒張牙舞爪的向着我們，壓廹我們，那麼，我們儘可持刀殺人，因爲殺了之後，我們自信比他們高明，而且我們雖有殺人的凶行，但是我們心中却非常安泰。

近來國民黨人頗覺得中國人民程度不够，非由該黨奪得政權之後，出來『訓政』不可。其實現在所謂『一黨專政，』（或以黨造國。）與從前袁世凱所謂『開明專制，』進步黨所謂『一

賢人政治，』在我的眼中看來，都只是一邱之貉！因爲要實行這種『訓政』手段，有兩個前提：第一個，便是須待到奪得政權之後；第二個便是該黨之內，須盡是賢人。（至少亦要有大部分。）我現在且問該黨何時始能奪得政權？換言之，我們這種不識不知的人民，須忍受刀兵水火之苦，至於何時然後始得該黨所謂『訓政』之益？又該黨黨人是否已具『教訓他人』之資格？若是這兩個問題，不得圓滿確切的答案，則一切都是欺人之話，殊無討論價值。

我們『少年中國運動，』則與此不同：第一步我們只是自己教訓自己，同時再以其修養所得者，分給一些與我接近的人民，

使他們隨時都在進步之中。因此之故，我們的運動，第一無須奪得政權，第二我們亦不必備有賢人資格。（因為我們分給於人者，只是一部分自己專門修養所得，並不是籠統的教訓他人，作他人的師表。）這是一種何等輕而易舉的事呀！人人皆可以作此運動。又是一種何等急切需要的事呀！人人皆必須作此運動。

三、怎樣使中華民族復興？

上文曾說『中華民族復興』是『少年中國運動』的目的。現在再進一步，又問：用何種方法使這個目的達到我們的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

請先言『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大凡一個民族在世界上能維持其相當的位置，與其他民族並立，必須備有一種『民族文化，』以表現他的生活思想，行爲，習慣等等——特色，同時又以之促進本族的團結。反是者，其族必亡，或終爲人所奴隸。

我們中華民族立族已有四五千年，不能說是沒有一種『民族文化，』（至於此種民族文化適應時宜與否，又是另一問題。）不過是現在早已衰微罷了。因此之故，現在有許多中國人，欲借西洋的文化來救濟中國。但是從前的中國人，對於所謂『西洋文化，』始終不甚了解：最初誤以爲西洋文化，便是兵車炮艦，（如李鴻章張之洞時代。）其後又誤以爲是政治組織，（如憲

政黨同盟會時代。）再其後又誤以為是工商實業。（如改革後長江流域新興之工商階級是。）直到現在才知道以前種種揣測都錯了，我們要了解西洋文化，非從他的哲學宗教科學美術日常生活上面下手，以尋求其『根本思想』之所在不可。這個『根本思想，』乃是西洋的眞正文化。其他所謂兵車炮艦，政治組織，工商實業，皆不過此種『根本思想』表現於外的一枝一節罷了。這眞可算是中國人尋求西洋文化的絕大進步。但是同時又却是我們本族文化的極大危險。何以言之？因為從前只看見一些西洋文化的皮毛，而對於本族文化始終未嘗懷疑，所以張之洞可以大言不慚的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可糟

了，我們已經看出西洋文化的精髓了，眞可謂優美完備，令人嘆賞不置。回顧中國民族文化，則殘缺簡陋，難與他人比肩。從此我們不知不覺的遂自慚自餒起來。於是一般新學之子，日日想慕西洋文化，謳歌西洋文化，而對於本族文化，則認爲一錢不值，有妨進化。所有五千年我們立族的精神，就從此『嗚呼哀哉』了。這是一個什麼危險時代？這便是所謂『新文化運動時代。』

來了！來了！少年中國學會來了！我們學會出世，正值這種『新文化』蓬蓬勃勃的時代，但是我們却別有一種見解。我們以爲西洋的物質文明，誠然可以盡量採用，毫無妨害。至於民族文化，——即一民族精神之所由繫生活之所由出，——則各民族各自有

其特殊色彩與根本思想。這種特殊色彩與根本思想，是由遺傳，歷史，信仰，環境，習慣，等等所養成的，萬不能彼此隨便通融假借。我們很知道西洋人的根本思想，——即他們的民族文化——頗有其獨到特長之處，尤其是用以培植整理他們根本思想所採的科學方法。因為他們有那種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他們的哲學科學美術，都弄得非常精深博備，由這種精深博備的哲學科學美術，再產出他們的人生觀，自然是卓絕一世無可與敵了。至於我們中華民族呢？說到根本思想，不能說是沒有；說到根本思想的本質，亦不能說是劣於西洋；所最缺乏者，便是用以培植整理這種根本思想的科學方法。因為我們沒有一種精密的科學方

法，所以無論我們的哲學科學美術，都不能充量發達。即偶有一二至純至善的思想發生，亦因無科學方法整理之故，任其湮沒不彰，或甚至於參加許多不良的成分進去，以致思想本來面目，爲其所蔽。直到今日歐化侵入，而我們覺無一種完備的根本思想，與他人相見，反覺自己眞是一種劣等民族，我們眞正慚愧！

但是諸君不要慚愧，我上文曾言根本思想我們是有的，只是缺少一種科學方法。根本思想好像是一種原料，科學方法好像是一種機器，我們本已具有充分原料，只是缺乏一點機器加以製造。我們現在何不直捷了當採用西洋機器呢？換言之，我們的根本思想，何嘗不可利用西洋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呢？從前西洋

人亦曾利用我們中國古代的科學發明，如羅盤針之類以造成他們今日的偉大事業，我們又何嘗不可一度利用他們的科學方法呢？一往一來，有何慚愧之有。因此之故，我們學會同人皆主張採用西洋科學方法，以整理我們民族的根本思想，造成一種『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所以我們學會的宗旨，亦明明白白規定道：『本科學的精神，以創造少年中國。』

這種『民族文化復興運動，』潛伏在我們會員的腦筋中，已非一日了。其表現於外者，亦不止一次。茲擇其最著者數次如下：

（一）當少年中國月刊初出之時，會員魏時珍君。嘗致我一函，對於當時所謂文化運動略有批評，曾在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三

期發表。發表之後，頗為一般人士注目，某日北京某某數種新文化雜誌之主筆健將，大會於某某大學教授宅中，斥魏君為張之洞式的思想發生，（按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意。）並協謀抵制少年中國月刊之法。座中有某某大學教授，隨提筆作『隨感錄』數則，極謾罵之能事，將於某雜誌發表。其時我正在北京主持會務，每日坐在印刷局中從事撰稿校勘諸事。某某數雜誌之主筆，固多與余相熟，旋洩其事於余，並願出而調停。謂少年中國月刊以後起之秀，乃持此種論調，勢將不利於新文化運動前途，其弊實較『國故』黨為尤甚。倘少年中國以後少登此種文字，某雜誌之隨感錄以及其他攻擊論文，亦不發表云云。我當時聞

言大怒，且謝之曰，某某雜誌若有攻擊少年中國之文字，儘可發表，無須顧慮，懼人攻擊者非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也，云云。其後所謂隨感錄者似尚未登出，惟該雜誌某某對於魏君之文，曾有數次筆墨官司而已。然範圍尚未擴大，故社會上亦未嘗加以注意也。（二）我們中華民族本是一種「哲學民族，」素來生長於孔孟學說之下，不知有所謂宗教，故中國循數千年來信仰自由之原則，亦未曾發生一次宗教戰爭。惟近年一般歡迎歐化之人，以歐化中含有宗教成分，於是亦主張「中國基督教化，」其中尤以留美學生爲最甚。在中國某某新文化雜誌之中，亦嘗發現贊美基督教之文字。我們學會會員周太玄李幼椿君等，看見我

們以哲學精神爲根本思想的中華民族，現在要被人弄成以宗教迷信爲根本思想的中華民族了！愍焉憂之，趕快著了許多『非宗教』的文章，連在月刊之上發表，同時國內方面亦請名人講演，此事在中國人思想進化史中當然有他的相當位置。（三）從前西洋政治家對於中國是用的『武力侵略政策』但是武力服人，只能服其身而不能服其心，後來他們又一變而爲『文化侵略政策』要把中國人弄得心悅誠服的投降他們，要把中國人變成一個『某國人的中國人。』這種已經變成『某國人的中國人，』當然要與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宣告脫離關係了。於是我們中國領土之內，平地忽然添了許多『籍隸中華而

心存外國的僑民』西洋人的『文化侵略政策，』亦遂從此告厥成功了。我們學會會員余景陶李幼椿君等，因此之故，著了許多『民族主義教育』『反對教會學校』的文章，在各雜誌發表，亦漸漸引起國人注意了。近來本會南京會員欲組織學校，其所標之義，一則曰實現本會的宗旨，二則曰創造中國的教育。這些都是我們對於中華民族根本思想，加以擁護的一種表現。（著者按余李諸君之文，雖有時常用『國家主義』的名詞，但按其實質，多係一種『中華民族主義。』）（四）上面所述魏時珍君之擁護『中國人生觀，』（請參看少年中國一卷三期通信欄內。）周太玄李幼椿諸君之反對『民族宗教化，』余景陶

李幼椿諸君之提倡「民族性教育，」都是對於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欲加以擁護；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欲加以闡揚。但是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而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又是從何種「民族文化」產生出來的？我嘗因此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爲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爲處世待人之道。（西洋人最不懂得待人，只知待己。）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爲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爲協和萬方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息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

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爲其基礎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與我們古代禮樂實有至深密切之關係。我們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於今的地方，而且簡陋得很；但是古人立禮製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利用西洋科學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請參看拙著歐洲音樂進化論自序，德國音樂與中國，音樂中之民族主義諸文。）

以上四例，即爲本會五六年來關於『民族文化復興運動』表現於外之最著者。此外國內國外會員中，爲『中華民族獨立』之運動者，尚不知若干。或見於文字，或徵諸行動，要皆以擁護

『民族文化』爲其出發之點。

上文所述皆關於『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爲本會欲使『中華民族復興』之第一種方法。現在再述第二種方法，『民族生活改造運動。』

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眞是簡陋枯寂得很！持與歐人豐富愉快生活比較，未免相形見絀。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二種：一爲無識，二爲無業。因爲無識的人太多之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不知什麼叫做『人生？』因爲無業的人太多之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國民生產，日趨退化，要醫治這兩種病症，只有普及敎育與發展實業兩法。不過現在中國辦敎育的人，多偏於『理智

教育」（即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兩面，而對於「感情教育」（即興趣教育。）則尙不大注意。好像是我們人生的究竟，專是限於「埋頭書本生涯」或「預備謀生技能」兩事而已。其結果學校設立愈多，人生枯寂愈甚。我們會員從事教育的則一反其道，於講求學術謀生技能兩事之外，尤注重青年感情的發展與興趣的培養，以引導他們漸漸走入一個豐富愉快的人生，完成我們「民族生活改造」的使命。至於發展實業，誠爲改良民族物質生活最要之圖，但是發展不得其道，亦將貽害民族。現在中國主張發展產業的，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用資本主義，一種是用社會主義。主張用資本主義的，不惜勾結外國資本家，

以吮吸中國勞動階級的膏血；主張川社會主義的，又只偏重廠工路工，而對於占有全國多數人口的農民，反不甚措意。因此之故，我們會員對於發展實業一事，尤側重農業。因爲中國是農業國，爲世界分工計，爲國富發達計，皆非大規模從事農業發展運動不可。我以爲現在世界上雖是工商國家大出風頭的時代，而最後勝利則仍屬之於農業國家。所以我常常提倡『農村改造』完成一種『基於農業的社會主義。』無論在人類生計方面，道德方面，身體方面，皆有重要關係。其義甚長，非此處所能詳盡。讀者可以參觀拙著『讀了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學說後的感想』一文，便可略知一二。（此文曾登載坎拿大勞動雜誌。）總之

發展農業，改造農村，誘導農人，是我們學會對於『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的一個下手之處。

因此之故，我們學會宗旨。大大標明『爲社會的活動』幾字，其實所謂社會活動，不過從事教育與實業兩者而已。其在教育之中，則又偏重『感情教育』（請參觀中華教育界余家菊李璜君等之文便知。）在實業之中，則又偏重農業。換言之，所謂『爲社會的活動』者，即是從事教育實業。以達到我們『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的目的。

『民族文化』既已復興了，『民族生活』既已改造了，然後無論什麼外國武力政策侵略也罷，文化政策侵略也罷，都敵不

住我們這種元氣充滿的中華民族一掃。至於國內幺麼小醜的軍閥政蠹，更不值一踢，自然會倒。若是『民族文化』不復興，便是無異表明我們的精神沒有一個中心，還拿什麼來抵抗外力？若是『民族生活』未改造，便是無異表明一般國人尚未覺悟，還拿什麼來治理國家？（因爲並個人自己的生活尚不知改造，尙有何暇何力來改造國家民族生活。我素來深信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改革程序，以爲無論古今中外皆莫不如此。）所以我對於現在許多國人之終日空喊『抵抗外力推倒軍閥，』只覺其『外強中乾，』毫無益處。

當我在民國三年由四川到北京之時，亦常誤以爲國家之弱，

全係外力壓廹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儼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黨中之加富爾自命，如是者數年，未嘗一變。直到了民國六七年之交，乃恍然大悟，知外力之所以壓廹，係由於內政腐敗，內政之所以腐敗，係由於社會麻木，故欲改造中國，非先從社會下手不可。因與同志等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以『社會改革』爲號召。其時適值留東學生拒約歸國，大標『只問外交不管內政』之旨，一若非如此則不足以表現其純潔愛國也者。北京學生復起而應之。吾常聞而笑曰：『安有內政不清而可以侈言外交耶？』民國九年，赴德留學，見彼邦政治經濟，幾無一不建築於社會之上，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的勃興，不過一二百年間之事罷了，

而考其各種文化設備，社會組織，則其根基幾無一不培植於三四百年以前。故歐洲雖屢遭戰爭，然其戰敗國幾無一不是旋敗旋起，未及數年，元氣又復。（譬如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至此次大戰之時，不過四十餘年，而戰敗之法國，已一躍而起。自此次大戰而後，至今亦不過數年，而戰敗之德國，所有一切政治經濟，又已逐漸就緒。自去冬金融改革以後，其國內生活狀況進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勢。）此其故無他，他們的政治經濟雖因戰爭關係一時陷於紊亂，但是他們的社會組織，仍是那樣堅固；人民的能力，仍是那樣豐富；而且每人皆具有要求生活從速改善之決心，所以一點政治經濟的紊亂，算不了什麼，好像是倒塌了幾座房

子尅日與工，把他重新再建起來罷了，因此之故，我對於『改造中國須由社會下手』之思想，更加了一種實例的證明。前年讀國內寄來報紙，見有梁任公先生演說，題曰：『外交歟？內政歟？』乃笑謂友人曰：梁任公思想，可謂較之當時留東歸國學生，所謂『只問外交不管內政』者，已進一步，但何不再進一步曰，『內政歟？社會歟？』云云。後來本學會中亦不幸而發生『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我甚痛之，曾爲文數篇，再申斯義。其後復被主張政治活動之某某會友撰文駁斥，曾慕韓君曾勸我再爲論文以反駁之，我乃謹謝不敏曰，所謂社會活動，本是『實行』問題，不是『言論』問題，多川筆舌，徒傷感情。使我們所主張

者爲非眞理，則何必强人與同，若我們所主張者爲眞理，彼此自有握手工作之一日云云。

我對於政治運動，並不極端排斥，但只認政治運動爲國民的一種普通義務，萬不能以之爲職業。故無論什麽人，皆須於政治運動之外，有一種社會職業以自效於社會，然後社會才有進步，才無冗人。若是專借政治運動爲名，終日不事生產工作，（腦力的或手力的。）反自命爲「奔走國事，」以分享我們一般朝夕勞苦的農工生產者，吾皆謂之爲寄生蟲，凡屬寄生蟲，無論何時皆須痛剷之。

朋友們！只有「少年中國運動，」是我們青年唯一無二的應

走道路！什麽是『少年中國運動？』便是：『民族文化復興運動，』與『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由這兩種運動，以完成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王光祈序於柏林之Steglitz, Adolfstr. No. 12.

『少年中國』之創造（民國八年）

我著這篇文章，有兩件事要預先聲明：

（一）這篇文章是我個人的意思，是我個人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意見，把他寫出來，請求會內會外同志的指教，讀者幸勿誤認爲少年中國學會全體的意見。

（二）我所說的『少年中國』中國二字應解釋爲地域名稱，如亞細亞直隸一樣，不是指國家而言。我是一個夢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將中國這個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到世界大同的地位，非先把中國這個地方造成配得上爲大

同世界的一部分不可。我的腦筋裏，沒有國界的存在。我們爲人類謀幸福的活動，原不必限於中國境內，不過是歐美日本各國已經有許多人士，替他們的民族力謀幸福，只剩下亞洲東南角上一大塊地方，一大團人類，還是亂七八糟的，我們旣生長在這個地方，情形較爲熟習，故改造中國的責任，當然放在我們肩上。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就是要使中國這個地方——人民的風俗制度學術生活等等——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爲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換一句話說，這就是我對於改造世界的下手處。近世流行的國家主義，——侵略的或和平的——在我這篇文章裏頭，當然無立足之地了。

列位對於我這個題目的意義，既已明瞭，然後再說我對於一切主義的態度。我覺得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行爲，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國人有適應各種主義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預備工夫不可。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實施某種主義，便有某種主義的先決問題。譬如有一位不知養息病軀的病夫，住在一間有碍衛生的屋子，請了幾位粗知醫藥的醫生，這幾位醫生略診脈息，便爭論起來：甲說要吃涼藥，乙說要吃熱藥，丙說要吃……藥，鬧個不休。對於病人的屋子，既不消毒，亦不遷移；對於病人養病防病的方法，亦不講究；這幾位醫生的藥方縱是起死回生包醫萬症的仙丹，亦是沒有用處。必得先把病人移在一個適

於養病的所在，又細細告訴病人一切養病防病的方法，然後再由幾位醫生平心靜氣的斟酌一個藥方，這位病人才有痊愈的希望。現在中國人好像病夫，國內的污濁空氣——一切不良——好像一間有碍衛生的屋子，中國人之『自甘暴棄，』好像不知養病防病的病夫，一切主義，好像藥方，一切提倡主義的人，好像粗知醫藥的醫生。我們要想改造中國這個地方，必先變換這種污濁的空氣，剷除這種『自甘暴棄』的劣根性，然後才可以說到實施什麼主義。我現在只想作一個打掃病房的小子，軟語丁甯養病防病方法的看護婦，使這位病人自己願意養病防病，自己願意吃藥，造成一個適於衛生的環境，然後才有病愈的希望。換

一句話說，我就是要解決一切主義的先決問題我們要改造中國便應該先從中國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後「少年中國」的運動才能成功。我以為「少年中國」的少年要有下列的三種新生活：

「一」創造的生活

「二」社會的生活

「三」科學的生活

第一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要有創造的生活我們人類所以繼續不斷的進化，就是因為能夠創造。生物學家所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適字的解釋，就是指創造而言。惟創造者

才能適，才能生存自然界的現象，社會的狀況，都不是一成而不變的。我們人類處於這種變幻無常的自然界及社會裏頭，當然要隨時改進，隨時創造，以適應環境然後才能夠生存，可見創造是適於生存的唯一條件了。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只知道占便宜，不知道慘淡經營的創造生活。國故黨只知把古人已經發明發現的保守住，決不想再闢天地，創造生活，完全出於占便宜的心理，這種人不用說了。就是號稱維新黨的，今日照抄美國憲法，明日模倣英國政治，今日歡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明日歡迎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什麼康德咧杜威咧，我們終日都在歡迎，決不想自己創造，這種維新黨的行徑，又何嘗不是占便宜我以

為這是中華民國青年的絕大恥辱—

列位試閉眼想想，我們住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於自然界中，若是我們的古人，都害了我們一般的懶病，只占便宜享現成，不創造，我們今日當作如何景象？我恐怕還是住在山洞裏頭，披着樹葉，一句話一個字，都不能說不能寫呢！又試想現代各先進國的哲人志士，若不創立學說，改革一切，我們現在豈不是尚在宣統爺的駕下大呼天子萬歲嗎？可見我們中國古人既有創造能力，現代各國志士，亦能創造生活，只有我們現在的中國人，只知模倣，不知創造，好像天生我們是專來占便宜似的。

列位要知道專占便宜，是不成功的。古人的生活，已經不適於

現代生活了。各國人的生活，亦不必適於中國人的生活了。譬如我們穿的衣服，要他適合身體，一定是要照身材的大小，自己新縫一件方好。若是購買已經做成的衣服，或是借來的衣服，或是偷來的衣服，一定是不容易適合我們身體。袖長剪短衣寬剪窄一種勉強遷就的辦法，決不是優美民族所樂爲的。

況且我們專占便宜，不思創造，我們就成了世界上的冗人，阻碍世界的進化，我們就永遠喪失我們的人格，照倫理學講起來，我們還有在新世界立足的地方嗎？又照生理學講起來，我們這種不用腦力不用體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人類，還有身心發達的希望嗎？

青年呵！我們現在唯一的道路，就是創造我們今後的生活，就是創造的生活我們的困苦環境，是可以征服的我們不良的環境，是可以改進的我們若是能夠創造生活，無論什麼主義我們都有辦法；若是無創造能力，無論什麼主義，都是沒有辦法。所以我說「少年中國」的少年是要有創造生活。

第二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應該了解社會的生活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向來囿於家庭範圍以內，只知道親子之間，互相倚靠。夫婦之間，發揮肉慾。若是提出「社會的生活」五個大字，一定是莫名其妙。社會的生活，簡單說起來，就是共同生活，互助的生活我們人類同居地球上面，凡愈進化的民族，他們的生活

內容愈擴大，愈豐富，愈優美。這種豐富優美的生活，是要大家共同協力，才能夠創造出來，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或一個家庭單獨行動所能獲得的。所以我們個人對於社會，就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關係，一定的責任。在消極的方面，我們只能在不妨害他人的範圍內自由活動，不能侵害他人，侮辱他人，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在積極的方面，我們要審察社會的需要，從事某種勞動，以盡個人對於社會的天職，不是只圖自己快活，不管社會上需要與否。現在的中國人，都是你欺我詐，全不知互助的道理。智識階級的人，對於勞働階級的人，更是漠不關心，其餘官民男女富貴貧賤，各是各的世界，全無溝通調劑的方法，階級思想，都落思

想，極爲發達。你防我欺，我防你詐，這樣現象，還有進化的希望嗎？無論什麼主義進來，都是辦不好的，凡是提倡民主主義(Democracy)的人，若不澈底使一般人了解社會的生活之意義，永遠不能達到民主主義的目的。所以我說『少年中國』的少年是應該了解社會的生活。

第三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要合於科學的生活說起科學二字，中國人實在慚愧得很，分明是得了疾病，應該請醫生診病吃藥，好好靜養，偏偏要去求神問卦，降乩扶鸞。分明是經濟組織不良，因之貧富懸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偏說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分明是古文舊說，已不適於現代生活，他偏

說這是聖哲名言，不能任意批評，須無條件的服從。以上是說中國人的思想信仰，不合於科學，純是一種無意識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至於我們現在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家庭組織，皆未經過一番思考。換一句說，皆未用過科學方法，爲一種精密的研究。我們現在提倡科學的生活，就是主張有意識的生活，合理的生活。凡遇一件事，皆要經過一番嚴密考察的工夫，若是大家還是信神信鬼，盲從古說，對於現狀，永不改良，諉之命運，無論什麼主義進來，都是不能實施。所以我說『少年中國』的少年，是要合於科學的生活。

以上所說的三種生活，——創造的，社會的，科學的，——就是我們

少年中國學會同志所要極力提倡的，我與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少年中國主義』。讀者對於『少年中國主義』的觀念，既已明瞭，然後再說實現『少年中國主義』的方法。以下的文章，專是敍述方法。

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有兩種事業，要積極進行的。

（一）革新思想，

（二）改造生活，

革新思想，我們想了三種辦法：

（A）教育事業　大家看了這四個字，一定以爲老生常談，必定笑道，現在中央已設有教育部，各省已設有教育廳，各

縣已設有縣視學，從大學校至幼稚園，各處皆已漸次設立，那裏用得着你們幾個的青年出來鼓吹！列位你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教育，是貴族的教育，現在中國的學校，是紈袴子弟的俱樂部，我們辛辛苦苦勞農兩界的子弟，能夠進大學堂嗎？出洋留學嗎？越是。經。費。充。足。設。備。完。全。的。學。堂，越是。貴。族。子。弟。的。專。利。品。我們勞農兩界的子弟，生下地來就受了饑寒交迫的苦況。——他並未作過惡事。——那裏還有機會讀書！列位！你要知道教育不平等，就是社會上的絕大危機，現在我們所要辦的教育，與教育部所辦的教育是兩件事。我們儘我們的力量，隨時隨地，創辦平民學校，半工半讀學校，是一種不要學費而且能

顧全他的生活的**學校**。此外如平民教育講演之類，都包括此項事業內。

（B）**出版事業**

現在中國的出版界，眞是貧乏極了！一般不懂外國文字的人，就如聾子瞎子一樣，世界潮流已鬧得天翻地覆，我們還在這裏大作其夢。一般書賈只知營利，專印幾部墮落青年的誨淫誨盜的小說，不用說了；就是東西洋留學的先生們，歸國以後，除了奔走於權貴門下，有幾位曾對於出版界稍有貢獻呢？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發了一個宏願，要從事出版事業。將來除了將自己求學的心得，隨時編著外，凡外國有新書出版，亦將次第譯出介紹於國內的社會。

（C）新聞事業

新聞事業亦為廣義的教育；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大概皆從事教育實業，其中兼營新聞事業的，占全數十之三四。現在擬在各國籌辦通信社，一方面將歐美各國政治社會狀況，輸入國內。一方面將吾國青年活動狀況，譯成外國文字，在海外發表以引起世界各國的同情，為一種青年的國際運動

以上所說，係革新思想傳播主義的方法。今再述改造生活的方法：

（D）改造個人生活

要改造社會上一般人的生活，應先從改造個人自己的生活下手。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是一

種煩悶的生活。但是要怎麼樣才算是理想愉快的生活？因爲各人的主觀不同，環境不同，很難定出一個適當的標準。不過是我們竭力將個人自己的生活改善，引起一般人的興趣知道改革生活，要得美滿的生活，不必取途於陞官發財，——一般人認爲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門。——還有其他捷徑可走。並且打破一般人命運之說，以爲生活由天而定，不可改造。我們最反對兩種個人生活：(1)不自然的個人生活，(2)無秩序的個人生活。第一種如像官吏的生活，軍人的生活，和尚尼姑的生活，舊式家庭的生活，都是極不自然的生活，機械的生活。分明是世界上一個自由人，偏偏要縮小「人」的範圍，束縛「人」的

發展，在一種卑鄙齷齪，專制武斷，官吏軍人生活之下活動。分明是男女老幼之間，皆當以「愛」字爲結合的基礎，偏偏被和尚尼姑的禁慾主義，與舊式家庭的形式主義，束縛起來。還有什麽舊式婚姻咧，舊式教育咧，都是摧殘天機，束縛自由的利器。我們既生在二十世紀一切解放的時代，所有從前不自然的生活，我們立刻要自動的解放，我們要創造一個天機活潑的生活，打破形式主義，打破不自然的個人生活第二種我們應該反對的，就是無秩序的個人生活了。中國人的生活，極無秩序，不但是沒有百年的計畫，十年的計畫，明日怎麽樣生活？後天怎麽樣生活？他也不知道。甚至於今天早晨起牀，今天

一日做事的秩序，他也沒有支配。只知道餓了便吃飯，飽了便睡覺。有時還到嫖賭界中，無聊消遣。外國人最善利用時間，猶恨光陰太速；中國人最不善利用時間，卻恨光陰太長。無怪乎外國人純是一團朝氣生氣，中國人純是一團暮氣死氣。青年呵！……我們今後的個人生活，一定要有秩序，今天做甚麼？明天做甚麼？今年做甚麼？明年做甚麼？十年以後怎麼樣？百年以後怎麼樣？我們都要有一個秩序，有一個辦法，先要立一個最高的理想目的，然後尋出一個下手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做去，我們的理想目的，雖不必及身而見，但是必可以一天一天的接近，有了這種覺悟，有了這種勇氣，然後個人生活，才有改善的

希望。個人生活既是極其自然，又是極有秩序，由這種個人積成的社會，一定是長足進步了。

綜合全篇所說的，把他摘要寫出來，作我這篇文章的結論。

（一）「少年中國」的少年，是要有創造的社會的科學的生活

（二）實現「少年中國主義」的方法，簡單說起來，要由我們一般青年與一般平民——勞農世界——打成一氣且為一種青年的國際運動分析說起來，就是（A）教育事業，（B）出版事業，（C）新聞事業，（D）改造個人生活

至於我們對於政治的或經濟的具體意見，因為我們學會不

是政黨，無發表的必要，而且我們尙在研究期間，亦未到發表的時候。總之，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義必須已預備工夫，先決問題。今將我們學會的宗旨，寫在下面，這篇文章就算著完了。

本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譯成英文，便是：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畫（民國八年）

我們學會成立以來，頗引起社會上注意，常常有許多青年同志，向我詳詢會中一切情形，我皆誠懇答覆。因爲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行爲，是光明磊落的，是可與天下後世的人共見的，無所用其祕密。我這篇文章，可以算作一篇最誠實的『答客問』

我在學會中算是一位學識最淺的人，不能將我們學會所有的精神，眞正的精神，用筆達出萬一，這是我對於會內會外同志極抱歉的事。我這篇文章雖是我個人對於學會的觀察，但其中參雜了許多會員的意見，亦可以代表本會一部分的精神

（甲）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

有很多的朋友，對於少年中國學會發生三個疑問：

（一）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於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的態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極融洽，且其中彷彿有一種共同趨向，是大家努力前進的標準，這種標準，究竟是什麼？

（二）少年中國學會的經費，宣言不在會外籌募，而會員中又無資本家可以擔任一切用費，何以會務進行，仍極活潑？

（三）少年中國學會的組織，既無會長理事名目，又不似各種團體有所謂首領黨魁，指揮黨員爲種種的活動，何以會務進行，仍極有統系，極有條理？

以上三個疑問是我的朋友常常向我提出的，因爲這三個疑問他們自己不能解答，所以他們便把我們學會視爲一種很神祕的團體。其實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很簡單的團體，只要詳細觀察一番，以上三個疑問便可迎刃而解。而且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卽藏在這三個疑問裏頭，我今天解答這三個疑問，便是敍述我們學會的三種精神。

我們學會會員對於各種主義的態度，極不一致，而且各會員對於他自己所信仰的主義，又非常堅決，非常澈底，這是有目共覩的。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就是承認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行爲，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現在的中國

人能有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必先使中國人的思想習慣非澈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經過一番預備工夫不可，少年中國學會的目的，就是努力從事這種預備工夫。

現在一般人對於中國國民的觀察有兩種見解：第一派的見解，太把中國人輕視了。他說：中國人不配講什麼主義應該在『開明專制』『賢人政治』之下活動，受一般賢人政府的指揮。若是隨便模做外國的民主主義平民政治，必要鬧得昏天黑地，毫無進步。這一派的思想勢力極大，恐怕上自中央政府，下至鄉曲腐儒，都脫不了這種思想的勢力範圍。他們的錯誤，是太把中國人輕視了，錯認中國人的程度，永遠無進步的希望，應該永遠

受一般官僚軍閥政客的支配。第二派的見解又太把中國人高視了，彷彿無論什麼主義，中國人皆能運用自如。並且主義便是一種教育，只要我們把他介紹進來，一般人自然會運用起來。這派的錯誤，是太把中國人高視了，錯認中國人的程度，已有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

我們學會的觀察，便與上述兩派不同，一方面承認現在的中國人無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一方面又承認將來的中國人必有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現刻最重要的問題，便是用一種什麼方法，怎麼樣去訓練他，使他將來對於各種主義皆能運用自如。換一句話，就是怎麼樣去做這第一步預備工夫。

各種主義有各種主義的專門訓練，如國家主義必先使人有愛國觀念，社會主義必先使人有反對私有財產的觀念，安那其主義必先使人有反對政府的觀念。但是各種主義亦有共同必需的訓練，如團體生活勞働習慣等等。少年中國學會所着手的預備工夫，便是指各種主義共同必需的訓練。

譬如國家的組織，是一種團體生活，社會主義的組織，是一種進化的團體生活，安那其主義的組織，是一種更進化的團體生活。照現在中國情形而論，不但是進化的或是進化的團體生活，中國人辦不了，就是國家主義之下，所必需的團體訓練，中國人又何嘗經過呢。勞動習慣，亦是如此。這種只消費不生產的中國

人恐怕要超過中國人口全數之半，不但是社會主義家所謂人人勞動的理想，不能實現，就是國家主義之下，這種只吃不做的人多了，這種國家亦是要破產的。現在研究社會主義的人，以為資本家將勞動者生產的結果掠奪去了，其實中國勞動者生產的結果，除其中一部分為資本家掠奪外，而其餘的大部分恐皆被非資本家的無業游民奪去了，這豈不是一個怪現象嗎？所以提倡團體生活勞動習慣，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是很感必要的，在中國尤感必要。

我再痛快說一句，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皆是一種人類的組織，而現在的中國人連作「人」應該具備的性格和

習慣，都沒有，若是要他從事「人類」的組織；當然是不行的了。少年中國學會所着手的預備工夫，便是要想先將中國人個個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然後再講什麼主義。

有人說主義（或制度）便是一種教育，只要一般人先知道主義的內容，慢慢的遂養成習慣。換一句話，就是先有主義，後有習慣。我的意思則與此恰恰相反。須先有一種習慣，而且生活上有要求某種主義的必要，然後給他一個主義，始能運用自如。我們往往看見一個主義（或制度）的自身，是極有價值的，只是因為應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種極大的流弊。所有的好處，絲毫不能實現，所有的壞處，皆全盤託出。譬如民主國家，代議政治，在

近世政治組織中比較的稍有進步的了。而且歐美人行之，確曾收效。但是這種制度一到中國來，便不成功了。所謂代議政治，只成就安福魚行一椿買賣。又如地方分權較之中央集權是一種較善的制度，但是結果只造成許多督軍割據的形勢。現在我請問爲什麼代議政治只成就安福魚行一椿買賣？爲什麼地方分權只成就許多督軍割據的形勢？這個緣故，就是因爲一般人民自始至終便不知道，代議政治是怎麼一回事？而且素來毫未經過選舉制度的訓練。地方分權所以造成割據形勢的緣故，亦是因爲人民素無地方自治的訓練，凡事皆任少數人把持。可見專提倡一種主義（或制度）而不先行設法訓練，使一般人養成

習慣自己感覺生活上有要求某種主義的必要然後自動的起來要求，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我在此處，要鄭重聲明一句，我不是反對鼓吹主義，我是反對專鼓吹主義而**不同時設法訓練**。譬如提倡代議政治，一方面從事理論上鼓吹，一方面須組織各種團體從事選舉制度的訓練。又如提倡地方分權，一方面鼓吹理論，一方面對於地方公益事務，須隨時引誘地方人士共同處理。又如提倡安那其主義，一方面鼓吹理論，一方面須組織新村先行訓練。辛亥革命以前，運動革命的人，只知道提倡三民主義，而對於民主國家的國民所當要的各種習慣，皆未經訓練。現在共和招牌已經掛了八年

了，但是國民的思想習慣有幾分幾釐的『共和色彩』呢？我們現在提倡主義的人，不要專想把招牌掛出，務要名實相符，方不辜負一場『流血的革命。』

我前面所說的訓練，可以分作破壞的與建設的兩種：（一）破壞的訓練，就是養成一般人『嫉惡如仇』的心理，對於腐敗社會黑暗家庭，完全立於宣戰地位，這種訓練，現在一般革新家，都是很知道的。（二）建設的訓練，就是不但是使一般人有破壞的心理，而且使一般人有建設的興味。人人腦中皆有一個新社會，極望實現。並且實現這個新社會所有的準備，日日都在訓練中將來新社會一旦實現了，因為一般人早已養成新社會習

慣的緣故當然對於新社會的設施，必能運用自如。

若是偏重破壞的訓練，必使人只見黑暗方面，而不見光明方面。既與黑暗方面宣戰而不勝利，最易使人走到自殺的路上去，因爲他自始至終，便不知道還有光明方面。

以上所說的訓練，過於抽象，如今再舉幾個具體訓練的實例出來。譬如中國人最缺乏團體的訓練，我們學會便提倡組織種種團體。又如中國智識階級大多數不習勞動生活，勞動階級又無機會得受教育。故我們提倡半工半讀，使讀書者必工作，作工者亦得讀書，務使智識階級與勞動階級打成一片。又如改造中國問題，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國勞動家起來解決，中國是農業國，

勞動家中自以農民爲最多，故我們學會提倡『新農村運動，』天眞爛漫的農夫，便是我們熱血青年的伴侶。又如我們覺得中國舊生活不好，便提倡小組織新生活。又如我們覺得中國人靜的生活毛病很大，便提倡動的生活，主張奮鬬。此外尚有種種訓練，都是養成做『人』應該具備的性格和習慣，並且是凡向光明方面走的人，必不可不如此的。

總之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各有各的主義，而且是各人對於自己所信仰的主義，非常堅決，非常澈底。

少年中國學會的任務便是從事各種主義共同必需的預備工夫。

把這第一段路程走完了——即指各種主義共同必需的預備工夫，——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假設我們要從北京到長沙成都南昌上海各處，必由京漢鐵路南下，我們要想達到的目的地，雖各自不同，但是京漢鐵路這一段路程，我們必須同車而行的。並且京漢鐵路是我們長途中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將來走到漢口以後，第一段路程走完了，或者我們有一個新環境，使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新覺悟，那時候再商量這第二段路程，應該怎麽樣走？

但是我終覺得這第一段的京漢路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走完，這第一段路程眞正長得很呀！我們趕快努力走！

若不趕快努力走，不但是長沙成都等處走不到，便是漢口亦恐無達到的日期。

讀者將我前面的文章看完了，便知道我們學會會員對於各種主義的態度，雖不一致，而其中却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努力前進。而這種共同的趨向，便是本學會的第一種精神。

以上係解答會外諸君，對於本會的第一個疑問，如今再解答第二個疑問經費問題了。

本會初成立時即決定不用會外一錢，所有用費皆由會員自由捐助。故本會的經費既不似其他學會，收受會外捐款，亦不似其他團體，有所憑藉。所有歷來發行月刊及各種用款，皆係會員

省衣節食湊集出來的，不顧與其他一切黨系，生一絲一毫關係，我們會員都是純潔的青年，對於各種黨系，本無宿怨，而且只要他們誠心改革社會，我們未有不表熱烈同情的，以中國之大社會之黑暗，決非少數人或二三團體所能收改革之效的，這種道理我們未嘗不知。無奈一切黨系過去的歷史，紛陳於吾人面前，令人觸目驚心，不敢與他們攜手，我們願永遠保持其純潔的精神，爲繼續不斷的奮鬭。

因爲我們經費是會員省衣節食得來的，所以我們會中辦事人對於用款，非常審慎，一切雜務，從不假手於人。凡認識我們會員的，必知道我們有一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因爲這個緣故，我們

的經費雖少，而收效却大，這便是我們學會的第二種精神。

以上係解答會外同志，對於本會的第二個疑問，如今再解答第三個疑問組織問題了。

討論關於本學會的組織問題，亦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因為他種團體皆注重首領，注重中心人物，我們學會則無所謂首領，無所謂中心人物，個個會員都是首領，個個會員都是中心人物。我們學會極注重會員自動，個個會員的精神總和起來，便是本學會的精神，本會學的組織，完全是Democracy的精神。會中只設了幾個辦事人，不願多立會長理事等等名目，裝飾門面。其中以南京分會的組織，更為有趣，他們的職員，都是由各會員自己自

由選擇擔任，不經選舉，並未發現不勝任的弊病，亦未發現有躲懶的情形，所謂「各盡所能」的原則，竟在南京實現，亦是一樁很可喜的事。

又本會最注重分會，北京總會不過是各分會一種聯絡機關，所有會務皆由各分會自由發展。北京總會對於各分會，不願多加束縛。我覺得這種組織——最小團體的最大聯合——不但是一個學會應該如此，就是國家世界的組織，亦應該如此，這便是本會的第三種精神。

會外諸君對於本會的第三個疑問，已算解答明白了。

以上所說的三種精神，是本會的特殊精神，若不詳加考察，是

不知道的。此外如研究學問，互相規勉等等，皆是本會的普通精神，很容易看出來的，不必再說。

（乙）少年中國學會進行計畫

我們會員不僅是有理想目的，而且是要尋着下手方法，關於本會的進行，可以分作兩部分：

（一）關於人的方面。

（二）關於事的方面。

大凡做一件事關於人的問題極為重要，得人則萬事皆可推行，不得人則一事不能辦理，故本會先從人的方面下手。

我們為稱呼的便利。往往把世界上人類分作三種階級；（一

智識階級，（2）勞動階級，（3）資產階級。我們理想的社會，是無階級的，智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同時便是資產階級。但是在現代社會制度之下，這三種階級還是有的，我們學會的主張既不是一個幻想的『烏托邦』當然要從現代社會下手改造。我們以爲應該要從這三種階級裏尋出有覺悟的人，使他們三個階級的人，互相接近，以實現我們的理想社會。

智識階級中我們認爲現在正受教育的青年學生，最有希望。我們以爲現在青年應該加入勞動階級運動。——或是農村或是工廠，——近來表同情於我們的青年漸漸多了，大家都有一個覺

悟，就是我們青年學生既得有受教育的相當機會，應該把我們所知道的傳授一點與我們未有機會得受相當教育的勞動同胞，這是我們絕對的義務。工廠農村皆須有我們青年的足迹，亦就是我們改革社會的起點。

勞動階級中我們認為現在留法的華工。最有希望。一則因為他們受環境的影響，比較的稍有覺悟，若能將他們的力量，用之於正，為有系統有組織的活動，將來對於中國一定是貢獻很多，二則因為他們受了環境的影響，若不用之於正，將來回國亦要惹出許多禍事。所以我們在巴黎的會員，對於此事，非常注意，已設法與他們接近，盡我們的力量，啓發他們的思想。

除了華工之外「新農村」的運動亦是我們很注意的，我們中國的勞動者，當以農人爲最多，亦以農人爲最純潔，天眞爛漫的農夫是我們青年唯一的良友，所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有一部分人自願到農村活動。我們加入勞動階級，有一件事要聲明的，我們加入勞動階級，並不是利用勞動者，作我們的傀儡，如現在的政黨政客加入勞動運動一樣。我們自身便是勞動者，便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我們現在雖是學生，但是學生名詞不能永久存在，我們將來出學校後，從事工作，便是勞動者了。

資產階級中我們認爲最有希望的便是華僑。因爲華僑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他們的創造力開闢力，都是令人極佩

服的。而且他們的公德心，遠在國內同胞之上。年來政治革命，華僑之力極多。但是現刻歐美日本在南洋的勢力，日漸膨脹，華僑爲苛政所困，處處失敗，購閱書報，均不自由。國內的大人先生們除到南洋騙錢外，對於華僑境遇，毫不注意。我們學會既認定華僑爲中華民族有創造力有開闢力的優秀分子，不忍見他們失敗，所以有一部分會員自願加入華僑運動，但是我們的方法便與從前政黨對於南洋華僑的辦法不同了。我們不願華僑再把他們血汗所賺來的金錢從事愛國運動，我們只希望他們自己振興教育發展實業，爲一種有組織的有思想的運動，與英美日本勢力對抗，自立於不敗之地。總之從前政黨是鼓吹華僑愛國，

我們是希望華僑自己愛自己，李石曾先生有世界華僑聯合問題的計畫，我們學會計畫的範圍，不如李先生之大，只先着手於華僑靑年聯合罷了。

將來學生華工華僑三派人的聯合，若能成功，改造中國的機會便到了。

以上所說是關於人的方面，如今再說關於事的方面。

我們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換一句話說，本學會是主張社會改革的團體，從敎育實業下手。因爲敎育可以革新我們的思想，灌輸各種智識，實業可以增益我們物質上的幸福，減少我們生計上的痛苦。只要

教育實業辦好；我們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皆可達到極圓滿的地位。所以我們會員平居則研究眞實學術，若建樹事業，則不外教育實業兩途，這便是我們會員活動的方向。

前面所說本學會進行計畫，不過是將我們進行的路線說出，至於怎麼樣做法，我們另有詳細計畫，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述盡的究竟我們計畫能夠實現幾分，此時不敢斷定，不過是我們努力向這條路走去，不斷的向前進行罷了。會員左舜生君云，假設我們會員都已犧牲死盡，只剩下一人，亦是如此做去。會員周太玄君赴法時向我說道：我此去若失敗，君等幸勿氣餒而不前進。總之我們會員奮鬬，是有統系的，是繼續不斷的，只知往前進行，

成敗均所不問

（丙）少年中國學會與中國青年思潮。

少年中國學會雖是少數青年的結合，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却是中國大多數青年思潮的結晶，不過借我們會員的口把他說出來罷了。少年中國學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中國青年的精神表現出來，沒有中國青年的思潮，便沒有少年中國學會。

我們中國有我們中國悠久的歷史；我們民族有我們民族博大的精神，如今墮落了，被人侵略，被人輕視，成爲世界上一個弱小國家，劣等民族！

這種墮落的責任，當然應該由過去人物擔負，恢復我們民族

精神的責任，當然應該由我們青年擔任。

無論世界如何進化，人類如何平等，我們自己若不向上，若不努力，這個地球上終是沒有我們立足的地位。

青年青年！萬事全靠自己，世界上沒有便宜可佔。

青年青年！我們是中國的青年，我們對於中國這個地方，負有改造的完全責任。

青年青年！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民族精神，創造未來的少年世界。

中國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中國舊社會的改革者。

有了中國青年的思潮，然後才有少年中國學會的產生。

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民國十年）

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學會之所以發生——學會之分子及事業——會員對於政治活動之態度——學會與政黨之別——何謂與政黨接近——學會主義問題——我對於學會之希望——總投票

今年七月一日，本會在南京開第二週年大會，光祈以遠隔重洋，未能參與，望風遐祝，不禁神馳。近接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二期，得知此次開會情形，雖當時到會人數不及全會人數三分之一，而一種擁護自己主張之精神，則躍然紙上。中國人第一可怕者，

即是無主張，凡事取旁觀態度。第二可怕者，即是有主張而不肯公開，務使旁人猜度，一則可以博得『莫測高深』之名，二則又有隨時暗中更改之妙。第三可怕者，即是主張雖已公開，而又不能始終貫徹，此次南京大會，將上述三種『可怕』皆一掃而空之，此誠可喜之現象也。雖然，此次南京大會各項議決，頗有令人難安之處。尤以擴充本會根本主張之『社會活動』而解釋為包含『政治活動』一項為學會生死存亡問題，是不可以不辯。好在此次議決，不過係國內一部分會員之意見，無拘束全會之效力，所有本會大部分在國外留學之會員，當然尚有切實討論之機會也。

（二）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

此次南京大會所提出之問題雖多，然可以用兩言括之，即學會對於會員之行動，採一種干涉主義乎？抑採一種放任主義乎？或兼採兩種主義，而規定某種行動應干涉，或某種行動應放任乎？若採第三說，則規定各種行動孰應干涉孰應放任之標準何在？

持干涉說者，（按所謂持某某說者，不專指此次南京大會同人之主張，係兼指光祈平日所聞於國內外會員之言論。）以為吾會含有學術事業修養三種性質，分子與分子之間，關係極為密切，社會對於吾輩，亦以特別眼光相待，一人墮名，全體受害，故一

主張嚴格干涉。於是戀愛問題干涉，個人生活問題干涉，宗教信仰問題干涉。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環境情形，尤難一致，甲是乙非，各執一理，當此種新舊道德交替之時，此種情形，尤為屢見。試問世界上安有一個團體，其所有分子之行動，一一皆合吾個人之意者？果如持干涉說者所云，則吾會八十個會員，勢將成立八十個團體，然吾猶懼其不相容，因一人之思想行為，亦往往有前後不能一致之感也。故持干涉說者，其意固佳，而事實上實為不可能。

反之，持放任說者，以為團體不宜干涉分子過甚，否則將有破裂之虞，故主張將團體中前此所有共同之點，皆使其逐漸減少

取消，於是有所謂最低限度說，放任政治活動說，『兼差』『多愛』說，專門研究學術說。然而世界上絕無一個團體，其所標宗旨，大而無當，其分子關係，泛而不深，而能大有爲於社會者。故持放任說者，是解散學會之別名也。

由干涉之說是無異使吾會終日紛擾，全會不安。由放任之說，又無異使吾會精神消失，漸就泉壤，要皆自殺之道也。吾以爲吾輩之所以結合者在宗旨，宗旨喪失，則結合瓦解，故會員對於學會宗旨，須無條件的遵守。學會對於會員妨害宗旨之行動，須無條件的干涉，反之，會員不妨害宗旨之個人行動，則完全放任，因此可得下列兩大原則。

（一）凡學會所標之宗旨信條，爲學會根本精神之所寄者，絕對的採干涉主義。

（二）凡個人行不妨害學會宗旨及信條者，採相對的放任主義。

何謂學會宗旨，即『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是也。本會發起時，宗旨原文爲『研究眞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後開成立大會時，始改今文，詞句雖異而意義則同。現在所謂『社會的活動』者，即從前所謂『發展社會事業』也。就此一語而論，在積極方面，則主張從事社會事業；在消極方面，則反對政治活動。當時北京同人會有一次覆上海同人函中，

對於政治活動一屏畧含放任個人之意旋得巴黎同人九月廿七日公函，嚴詞責備，認爲破壞學會根本精神，反覆申論，詞旨痛切。自此以後，會中輿論，翕然從之，所謂反對政治活動者，遂成爲會中之不成文憲法。兩年以來，吾會同人對外宣傳，對內團結，皆以「反對政治活動」一語爲其旗幟。試按兩年來本會兩種月刊上所發表之文字，對於此義反覆申明者，已不止數次矣。

何謂學會信條？即「奮鬥實踐堅忍儉樸」是也。吾人以爲欲實行本會宗旨，非具備此四種性格不可。換言之，學會宗旨者，吾人所用以改造中國之必要方法也。學會信條者，所用以實行學會宗旨之必需性格也。故會員對於此宗旨與信條，如有懷疑者，

只有兩種辦法：（一）解散舊宗旨之學會而另組新宗旨之其他學會；（二）否則即該會員自行退出學會。蓋學會之改變宗旨，猶個人之斷絕生命，不存則亡，不死則生，斷無半存半亡半死半生之理。故學會苟一日尚未斷絕生命之時，對於違背宗旨及信條之會員，只有採取嚴格的干涉主義，無所用其姑息也。

何謂不妨害學會宗旨及信條之個人行為？如戀愛問題，個人生活問題，宗教信仰問題等等是也。民國七年，光祈被推為草擬規約職員時，即主張專重宗旨及信條兩種，而對於個人行為則主張放任，至多只能由私人加以友誼的勸告。當時發起人中頗有以此說為不然者，主張列舉各種不道德之行為，一如「進德

會』之所規定。光祈極端反對，曾爲此事在嶽雲別墅會議時辯論三日，結果光祈之議通過。規定其文曰：凡會員行爲有妨害學業及健康者，會員有互相勸告之義務云云。迨至民國八年開成立會時，重修規約，又將此文改爲現行規約第十四條有嫖賭或其他不道德之行爲者由評議部提出警告書云云。夫嫖賭之有妨學業與健康，已盡人皆知，至於所謂不道德行爲之解釋，亦頗有伸縮之餘地。總之，此種規定之精神，卽全在學會對於個人行爲，只取一種相對的放任主義也。若會員人格上有重大汚點，如賣國欺友之類，則按照規約第十五條四項，可以由本會宣告除名。蓋本會規約第十四條之所謂『嫖賭或其他不道德之行爲，

』與第十五條之所謂『人格上有重大汚點』其意義截然爲二，換言之，私德與公義兩者而已。

從前會中少數同志，往往存一『集一批好人做一點好事』之心理，故每視『人的問題』重於『宗旨問題，』因而分子稍雜，遂不免流於失望。現在吾會須由『人的問題』進而爲『宗旨問題，』以此宗旨與全國青年相周旋，合則留，不合則去。所謂宗旨者何？即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是也。

（二）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

吾國近三十年來之改革運動，在歷史上可稱道者有三，一曰戊戌變政，二曰辛亥革命，三曰新文化運動。戊戌辛亥兩次之改

革運動，其形式雖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則皆爲政治改革。換言之，卽如何將政權奪到手中，然後利用政治權力，以實行其大規模之改革是也。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兩種根本觀念：（一）欲改革社會非取途於政治不可；（二）官僚萬能。由前者之觀念所演出者爲政治運動，由後者之觀念所演出者爲賢人政治。故當時黨人所攻擊者爲滿清政府，所欲得者爲政治權力，所醉心者爲日本維新，所從事者爲軍事政治。三十年來黨人之思想及行爲不過如是而已。然而今日則何如？夫得志後之進步國民兩黨黨人，其明爭暗奪，貪贓枉法，眼光短小，舉動乖張，原不足有爲。然吾人此時對於彼輩之政治節操，姑且不論，今所欲討論者卽彼

輩所主張之政治改革，在今日麻木之中國，與夫國際變幻之時局，能否達到目的是也。吾對於政治改革有五大疑問：（一）主張政治改革者以政權為改革中國之手段，試問以何方法得此政權？若政權一日不得，或旋得旋失，試問於此期中，是否有因手段（即政權）而坐失目的（即改革中國）之虞？且大半生光陰消磨於爭奪政權之中，是否有手撫髀肉之感？（二）即使獲得政權矣，試問用何勢力以擁護其政權？如進步黨昔日利用北洋系勢力乎？國民黨昔日之利用陸榮廷勢力乎？抑如安福部之利用日本勢力乎？各種特殊勢力，既不可靠，勢非有正當之階級勢力不可，然而今日中國所謂階級者何在？（三）即使政權能

擁護矣，以中國幅員之大，民俗之蔽，有何方法而厲行其改革之政策？近代日本德國能收政治改革之效者，以其幅員小而易普及也，若俄國則不然，前有彼得大帝之厲行政治改革，今有列甯政府之實行社會主義，然而俄國農民生活，並不因之大有改善，今日之所已改善者，皆昔日脫爾斯泰與俄國大學生實行社會改革之賜也。故列甯近來頗歎預備工夫不足，此大國不易實行政治改革之證也。（四）郎使政策能厲行矣，試問此種由上而下之改革，是否適於時代精神？換言之所謂賢人政治者，在二十世紀新潮流中，有無存在之價值是也。（五）郎使適於時代精神矣，試問於此列强虎視耽耽之中國，是否容吾人有此强有力

之政府？今日列强對於號令不出都門之北京政府，固有所不願，然而眞有一個統治全國厲行改革之政府，當亦非列强所願也。蓋中國者列强之魚肉也，中國起而列强危矣，此所以今日之歐洲猶有人津津樂道「黃禍」二字也。主張政治改革者之效果，吾國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飽覽遍嘗，幾疑黃帝子孫將從此永無得見天日矣。忽而世界潮流陡轉，國內輿論一變，有識之士，莫不羣相告曰，昔日各黨所抱政治改革之理想，至今日可謂破產殆盡矣，吾人不能再以畢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陰。爲爭奪政權而謀改革中國之用，吾人須從今日起，即以畢生精力投之於社會事業。若思想不革新物質不發達，社會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

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虛想。吾數年前更常爲極端之言曰：與其作教育總長不如作小學教師，與其作農商總長不如作種樹園丁，蓋作一小學教師，則吾所教育之數十兒童，吾眞能將彼輩一一造爲有用之人才；作一種樹園丁，則吾所栽種之千百樹木，吾眞能使其開花結果；而今日之教育與農商總長則未有如此效果也。與論既趨於社會改革，而一般有志青年，對於政治活動遂羣起賤之，三年以來，所謂新文化運動者，即由政治改革而進爲社會改革之一種表現也。果能循此以進，努力奮發，民族清明之氣，不難計日而復。曾幾何時，一般參與新文化運動之青年，乃將三十年來之教訓，盡行忘去，所有新文化運動精髓之社會改

革，一筆推翻，所有從前政黨之迷路，皆一一照舊再走，所有中國一線生機，遂從茲斷絕。嗚呼，以胡適之先生之不否認現代政治組織，猶且宣言二十年內不作政治活動，而今日提倡社會主義之青年，乃主張加入舊政界，此誠可令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或曰，吾之主張加入舊政界者，正所以求實現吾之主義也，但使有益於民，於主義何傷？雖然，吾對於此種辯護，吾不願駁，吾但舉一例，昔日馬克斯窮居倫敦，反對德國政府，其時鐵血宰相卑士麥執政，厲行社會政策，以緩和階級戰爭，夫社會政策，固係一種殘羹冷炙之慈善行爲，然對於當時之工人境遇，何嘗無益？使馬克斯亦假加入政界實現主義改良工人境遇之說，則馬克斯何妨

同國加入政界，以改良工人待遇，想亦卑士麥所極端歡迎者也，然而馬克斯不爲也。觀此則知凡抱有一定主義之人，於其主張範圍之外，壞事固不能做，即好事亦不能做也。以上係就抱有一定主義而加入政界者而言，若無一定主義，無一定後援，徒抱一種空空洞洞之理想或計畫，而遂貿然加入政界，則其失敗更不卜可知矣。總之，三十年來所得之教訓，吾輩必珍之貴之，從前是政治改革之失敗，今日是社會改革之代興。吾輩與舊日黨人不同之點在此，新文化運動關係民族之存亡者亦在此。所以吾輩必抱定宗旨，從事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

（三）學會之所以發生

學會何爲而發生乎，有數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時代之影響，知非有一般終身從事社會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於是不度德不量力，結爲斯會，以『社會活動』爲旗幟，奔走呼號，爲天下倡。學會發起之次年，有五四之役，於是社會改革之說，更如日之在天，而學會亦於此時謬得社會之同情矣。故有人謂學會，係建樹在盲目熱忱上而無一定目的者，非實語也。蓋社會改革者，即學會之目的也。學會根本之精神既在社會改革，因欲貫澈社會改革之宗旨，遂不能不反對政治活動。然吾會之反對政治活動，有時不免引起社會誤會，其誤點有二：第一，視吾會之反對政治活動，係標榜清流，此實大誤。清流者，不負責任之

別名也，旁觀者之態度也，吾輩血熱心雄之青年，何能出此？吾嘗謂中國惡人能團結能奮鬥；而善人則否，凡事以退爲主，因之少數人橫行，多數人屈服，吾輩正應一破舊例投身地獄，與彼輩惡魔相鬥，何忍獨標清流，立於旁觀？至於吾輩之所以反對政治活動者，蓋欲精神集中於社會事業，既非獨標清流，亦非怕入地獄，而係死守社會活動之範圍，範圍以外之活動，無論其有利無利，皆在所不問。第二，視吾會之反對政治活動，係否認現代政治制度，亦爲錯誤。吾會同志中誠然有一部分人反對現代政治制度，然而在革命時機未至以前，理想制度未立之際，對於現代政治制度，亦擬不加反對，即各政黨合理之現代政治活動，亦不否認，

惟吾輩自身死守社會活動之範圍而已。要之，少年中國學會者，係表現由政治改革進而爲社會改革之精神者也。

（四）學會之分子及事業

學會既以社會改革爲號召，故其所從事者爲社會事業，社會事業者何？教育與實業是也。教育所以謀國人精神上之解放，實業所以謀國人物質上之解放，一方面吾人現在所從事之教育實業，爲將來大規模改革時之預備工夫；他方面吾人又欲於此時將精神文化與物質文明建築在一個基礎之上，以實現吾人理想之「工讀社會。」故學會之性質，同時包含學術與事業兩種，既不能將學會完全退在一個「學」字範圍內，亦不能將學

會之『學』字取消而專為事業團體。學會既含有兩種性質，所以集合之分子亦有兩種：（一）有志學術之青年，（二）有志事業之青年。學者如學會之頭腦，事業家如學會之手足，吾會學者之所以異於三十年來主張政治改革之學者，在一個『專』字。吾會事業家之所以異於三十年來主張政治改革之事業家，在一個『做』字。吾人本於學術，見諸事實，同時又以事實，證諸學理，此吾會分子與事業之關係也。然於此發生一問題，即學者之職志在『求眞』，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因其範圍，直接僅影響於學理方面，間接僅影響於少數智識階級。事業家之職志在『求效』，故不能隨時變更主張，妨害進行，因其範圍，

直接影響於事業方面，間接影響於多數羣衆。因學者與事業家所處之地位不同，故有時向學者談及主義，頗覺多事；而對於事業家談及主義，則實感必要。將來吾會決定主義時，學者方面既對於主義無十分興味，儘可自由放任決定權，（其有興味者，當然亦可自由參與決定。）而事業家則有速求共同主義之必要。（關於主義問題，俟本文第八段詳論。）此學者與事業家兩部分會員不必強同之點也。惟學者與事業家對於決定主義之需要，雖各有不同，而對於學會之宗旨及信條，則應共同遵守，宗旨者何？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是也。換言之，只能從事社會活動，不能加入政治活動。

（五）會員對於政治活動之態度

吾上文已言會員只能從事社會活動，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然而社會活動之範圍至廣，而政治活動又常常與吾人生活發生關係，究竟兩者之界限如何？吾人之從事職業其標準如何？茲爲明白起見，先列一表如下：

學會容許者
- （甲）社會活動
  - （一）教育
  - （二）實業
- （乙）政治活動之例外
  - （一）消極的
    - (1)推翻一切强權政治之革命運動。
    - (2)批評現代政治之輿論運動。
  - （二）積極的
    - (1)學會全體動員革命後之理想政治活動。
    - (2)官辦學校及實業。（如國立大學鐵路電報鑛山之類）。
    - (3)地方公益事業。（如市政之類）。
    - (4)特殊委員會爲解決特殊問題而設者，但

此特殊問題須爲本會同時所欲解決之問題。(如廣東之教育委員會，及教育部科學名詞審查會之類是也)。

學會不容許者……政治活動
- (一)官吏(自大總統以至於縣署之秘書科長)。
- (二)議員(自國會議員以至於縣會議員)。

(說明一)此表係就光祈平日所聞於各會員之意見集合而成者。

(說明二)吾會就原則上論，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然而表中何以有政治活動之例外一條？此則因爲該條內所包之六項活動，皆與本會精神相合，本會精神爲何？(1)反對一切強權，(2)從事社會事業。

(說明三)何以容許推翻一切強權政治之革命運動？本

會精神既在反對一切强權，則凡為民主主義以及其他一切進化主義所引起之革命運動，吾人皆可參加，因為去一分强權；則人道便得一分光明也。

（說明四）何以容許批評現代政治之輿論運動？吾人既不否認各政黨合理之現代政治活動，而吾人自身又不從事政治，吾人意見無從宣揚，故不能不容許批評現代政治之輿論運動。

（說明五）何以容許學會全體動員革命後之理想政治活動，果使本會全體動員從事革命，既革命矣，則吾人對於革命後之建設，便不能不積極負責。既負責矣，則一切活動凡能

力所能及者皆担任之。

（說明六）何以容許官辦學校及實業？官辦學校及實業皆爲本會所主張之社會事業，吾人不能因其含有官辦性質而放棄。且鐵路電報在近世國家中，大半皆由國家管理，吾人斷不能候至自己能修鐵路電報時，始容許會員從事鐵路電報也。

（說明七）何以容許地方公益事業？地方公益事業中如市政之類，亦爲吾會所謂社會事業，不能因其含有官委性質而不容許也。

（說明八）何以容許特殊委員會？其理由與（說明六）

及（說明七）相同。惟委員會性質複雜，易滋淆惑，故須加以限制，即此特殊問題須同時爲本會所欲解決者也。

（說明九）何以不容許作官吏？本會反對政治活動、已如上所述，並認爲此種三五零星加入政界，爲有損無益，故斷然不作官吏。譬如同一教育部中，科學名詞審查會則容許，司長參事則不容許。蓋科學名詞審查會之職務，爲本會同時所欲解決之特殊問題，而參事司長之職責則完全屬於行政事務，欲此本會專重所辦事業之對象，而不爲區區名義所束縛之微意也。

（說明十）何以不容許作議員（一）階級未造成，則發

言無力（二）用金錢運動，喪失人格。故本會在階級未造成以前，決不列席議會。

（說明十一）凡從事之事業爲上列表中所未包括而發生疑問時，由本會評議部解釋。

（六）學會與政黨之別

吾會性質旣包含學術與事業兩種，而事業又限於社會活動，然此種團體在中國歷史上尙不多見，因之社會對於吾會之性質不免誤解。或以吾會爲東林復社，或以吾會爲文壇詩會，更或以吾會爲未來之政黨，此大誤也。吾會之不願以消極的淸流自命，更不願蹈無聊的文人惡習，已於前文言之；玆所欲辯者，卽學

會與政黨之別。從前國中政黨不知有所謂社會事業，終日所經營者只是一種毫無基礎之政治生涯，昔吾常持二義以忠告當時所謂黨人者流：（一）非有社會事業作基礎，不能為有力之政治活動；（二）各政客自身非有一種關於社會事業之職業，政治將永無清明之日。然而當時熱中之黨人，孰能受此迂遠之忠告？自新文化運動發生後，社會改革之呼聲遍於國中，於是昔日政黨之專以政治為生涯者，至是亦知興學校，辦實業，出叢書，及從事其他種種社會事業。最近上海發生之某社，更以教育實業二事為號召，可謂極一時之盛矣。故專就社會事業一點而論，吾會與各政黨毫無區別，吾會之所以異於政黨者，即政黨以社

會事業爲手段，以政治活動爲目的，而吾會則直以社會事業爲目的。換言之，政黨兼營政治社會兩種事業，而吾會則專營社會事業。質言之，政黨主張政治活動，而吾會則反對政治活動。

（七）何謂與政黨接近

吾會雖不否認各政黨合理之現代政治活動，然而吾輩自身決不願與政黨接近，此所謂士各有志毋相強也。故吾會規約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皆明文規定，吾會會員不得與政黨接近或加入政黨。夫加入政黨從事政治活動，顯然違背本會宗旨，除請其尊重自己人格及學會宗旨退出本會外，別無辦法。今所欲討論者，即何謂與政黨接近？吾上文會言雖以萬惡政府所辦之學

校，吾輩皆可担任敎習，雖以資本家所辦之工廠吾輩皆可担任工程師，（其故有二：（一）因其事業屬於吾會之所謂社會事業；（二）凡吾國青年及工人足跡所到之地，吾會會員皆須追蹤而至。）然則區區政黨所辦之教育實業，吾輩又何必畏懼而不敢與之接近乎？故凡政黨所辦之學校工廠報章叢書，吾輩皆可參與，惟有下列兩種情形，則以與政黨接近論：（一）有條件之參與，即參與政黨之事業時，先與政黨約束如何爲政黨鼓吹，如何爲政黨盡力是也。（二）無條件之資助，即受政黨之經濟援助，而又不出勞力（如通信譯書等等勞力之類。）以相償，如資助留學之類是也。總之，若欲規定一種接近政黨之詳細條文，

此實爲不可能之事，吾所希望者，卽凡我會員抱定本會宗旨，自重人格，精白乃心，當此舉世廉恥道喪之時，收買盛行之日，非有一般清操亮節之士，安足以挽頹風而振末俗？此光祈之所欲陳於來日大難生死相結靑年同志之前者也。且吾輩自身雖不參加政治活動，而對於從事政治活動者之人格，並不否認，倘有會員以吾會所主張之社會活動爲迂遠不切事情，則請退出本會加入政黨。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吾輩決不否認其人格，吾輩之所深惡痛絕者，卽口是心非無可無不可之態度。

（八）學會主義問題

吾上文曾言學會爲有志學術者與有志事業者之兩部分人

所結合；有志學術者之會員對於主義問題尚不急感需要，而有志事業者之會員則不可不有一種共同主義。然而吾會究應採取何種主義，則非有長時間之討論與預備不可。吾以為規定主義須具備下列五種條件：（一）須先研究現在世界上所有主義之理論歷史及派別；（二）須先調查各國實施主義之種種組織及實況；（三）須先調查中國全國之生活狀況及其組織；（四）須先研究中國人之國民性；（五）規定一種主義後，吾輩至少須有摩頂放踵出死入生之精神，以實行及宣傳其主義，若同志中有違叛主義者，須加以生命之制裁。夫然後所謂主義者始強而有力。現在吾輩之信仰主義自謂不敢後於他人，若欲

鋪張門面，何妨亦效其他團體，寫上某某主義幾個大字，然而國內標明主義之團體雖多，而吾至今未見熱烈宣傳之舉，吾更未聞手槍炸彈之聲也。如此於主義何益？於國民生活又何益？至於輕信主義而隨時變更，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譬如二十年前劉師培張繼在東京鼓吹無政府主義，不旋踵而彼輩從事政治活動之共和革命矣，不旋踵而劉師培大賣革命黨矣，不旋踵而劉師培列名帝制主義之籌安會矣。又如近來由賢人政治而變爲社會主義之某報記者，只往湖南一行，又翩然而變更主張，又如政客某君初到歐洲，宣言中國已無辦法，及讀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數冊，不禁大喜，又宣言中國已有辦法。嗚呼，此皆吾國二十年

來言論界先鋒，政治界領袖之言行，吾不知迷信政黨崇拜政客之青年，對此當作何感想也。吾前言學者與事業家不同，使上述諸人專以『求眞』爲職志，死守學者範圍，則吾不但不責備而且贊成之，然而彼輩固不甘居學者範圍，而自命事業家，欲以其說見諸實行者也。使吾國不識不知之羣衆追隨諸大政客之後，今日往東，明日又改往西，嗚呼，羣衆病矣，疲矣，奄奄無生人之氣矣，是誰之咎歟？以中國之現狀而論，無論民主主義以至於無政府主義，或俄國勞農政治以至於日本軍閥政治，果能行之有道，皆可以大有造於中國，皆比中國現狀高百倍，此何待言，然而吾會之所以不主張輕易決定一種主義，隨便介紹一國政治者，蓋

以現在世界潮流頃刻萬變，國民根性又素未深究，即或介紹之主義與政治一一成功，試問成功後之中國，能與世界最新潮流不違背乎？能與國民根性不抵觸乎？昔之主張模倣日本，今之主張效法美俄者，皆一邱之貉也。吾會既明斯義，所以主張從事預備工夫。所謂預備工夫者，對於主義，則吾輩現在從事深思苦索之研究；對於事業，則吾輩現所從事者皆為將來一切理想組織之基本。吾輩不怕不走，只怕走錯。今日吾會所取之態度或可免『走錯』之譏歟？論者又曰，學會從事預備工夫，誠然無走錯之虞，然會員主義之信仰既各有不同，則其所從事者豈非各備其所備乎？論者此語亦係不明本會眞相之言，本會初發起時，尚有

二三主張國家主義之人，經三年來之醞釀，亦皆慨然棄其主張，故今日會中雖不標明主義，而各人信仰，起碼亦係社會主義，所未能一致者，不過實現之方法及其組織耳。故今日共同從事預備工夫，仍有大部分共通之點，必無各備其所備之處。要而言之，吾會中之事業家必須決定一個共同主義，而此共同主義必須加以切實之研究，待以時日而後可。至於今日則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便爲本會之主義。把第一步做到，再說第二步。

（九）我對於學會之希望

嗚呼，自吾出國以來，益感人生眞義之不可不追求，國民生活之不可不改善，中國社會之不可不打破，世界革命之不可不速

起，而吾少年中國學會之不可不努力也。吾以爲無論物質或精神束縛，皆須無條件之解放；無論國內或國際強權，皆須無條件之抵抗。在國內則速促農民階級之崛起，在國外則速謀弱小民族之聯絡。在對於虛僞之人生，鄉愿之社會，尤應根本推翻，無稍顧忌。使個人之人生，亦條條與天下人以共見。中國之僞君子多矣，何用吾輩之循規蹈矩，迎合社會？民族之不平等久矣，何用吾輩之侈談仁義，坐待大同？若吾人不自發奮，則今日中國人爲外國資本家作工，將來中國人必爲外國勞動家作工。總之，中國社會不大破裂，個人人生不能得幸福，世界局面不大破裂，中華民族不能得自由。少年中國學會者，即思。想。的。社。會。的。國。際。的。革。命。團。

體。也。故吾會對於會員之人生問題，須絕對聽其自行解決，萬不能以甲會員之人生，逼着乙會員之人生亦須如此。反之，會員對於吾會之宗旨問題，須絕對共同遵守，萬不能因少數會員礙於束縛，一方面將學會嚴確宗旨擴充爲無窮大，以便萬事可做；一方面又將會員共同精神縮至無窮小，以致痛癢無關。前者個人失其自由，非我所希望之人生；後者團體失其精神，非我所希望之學會。

（十）總投票

吾對於學會之意見已略如上述，吾以爲萬事皆可商量，惟政治活動問題不能通融。學會可以解散，而學會根本精神不能喪

失。此事既成爲學會之生死問題，即請執行部舉行總投票。若多數贊成政治活動，則吾輩死守學會宗旨之少數會員，即自行退出學會，另組團體。若多數反對政治活動，亦請主張政治活動者，尊重學會公意，退出學會。總之，吾輩對此問題勢不兩立，決無妥協調解之餘地。此後凡宗旨不合者，雖生死患難之交，亦當斷然割愛。凡宗旨相合者，雖素昧生平之人，亦當歡然攜手。茲擬定票式如下，以備執行部諸兄參考。

少年中國學會總投票
反對（請於上面空白中塡寫贊成或反對二字）政治活動　王光祈
備考（譬如附以條件之類）

◎注意

（一）此次投票爲解決學會生死問題，務請接票後三日內塡寄。

（二）放棄投票權者，即作爲對於學會宗旨問題，不表示意見，本會無從揣其意旨，以後另組團體，或改組學會，即不再行通知，認爲彼已表示退會，不願與聞會事。

（三）投票日期限至某日爲止。

十年十月下旬自德國寄

『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

（民國十一年）

爲政黨基礎計，爲政客生活計，應當『社會的政治改革。』——爲社會需要計，爲社會分工計，應當『社會的社會改革。』——國內之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者四人，黃任之，胡適之，梁任公，汪精衛——國外之主張『社會的社會改革』者四例，福澤諭吉，嘉納治五郎，脫爾斯泰，俄國大學生。

余於三月前，曾草『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一文，以說明吾會之根本精神。最近吾友曾慕韓復以其所作關於同類問題之文字三篇見示，論例詳明，發人深省。惟慕韓第二篇『澈底主義

與妥協主義』一文，所舉實例，皆係『社會的政治改革』者，或『政治的政治改革』者，而未及『社會的社會改革』者，茲篇更廣其意，特舉八例，於慕韓文中已舉者則略之，已略者則舉之以佐慕韓之說。且於本篇之前，先揭四大理由，以爲吾論之根據焉。

今之從事政治活動者，大抵皆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政治，政治一旦改革，則其志願畢矣。其較爲思深慮遠者，則主張『政治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社會，社會一旦改革，則其目的達矣。前者眼光短小，不足有爲；後者方法錯誤，不足有成；皆爲吾輩所不取。吾輩所承

認者，則爲『社會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卽以社會勢力促進政治。吾輩所從事者，則爲『社會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卽以社會自力促進社會。若爲政黨基礎計，爲政客生活計，則須從事前者。若爲社會需要計，爲社會分工計，則須從事後者。茲請述其理如左。

第一 就政黨基礎論，則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也。在現代議政治制度之下，若欲從事政治活動，勢非先有良好之政黨不可；而良好政黨之基礎，又非建築於社會之上不可。譬如德國有大政黨七，其基礎無一不建築於社會之上：（一）國性民黨，建築於農業家之上；（二）國民黨，建築於工業家之上；（三

）民主黨建築於商業家之上；（四）中央黨建築於舊教徒之上；（五）社會民主黨，（六）獨立社會民主黨，（七）共產黨，三黨則皆建築於勞動家之上。又如日本之兩大政黨，政友會則建築於農民階級之上；憲政會則建築於工商階級之上。要之各政黨在社會上必先樹其不拔之基，然後在政治上始可收發言之效。而回顧中國則何如？如安福部之建築於日本勢力之上，政學會之建築於濫新官僚之上，固無論矣。即歷史上稍有根據之國民進步兩黨，其所建築之社會基礎究在何處？國民黨中雖不之堅苦卓絕之士，然大部分則建築於流氓之上；進步黨中雖亦不少聰明俊秀之才，然大部分則建築於濫紳之上；所謂流氓也，

濫紳也，皆係無正當職業者也，得志則朋比爲奸，失意則日思作亂者也，要之皆非建築於良好社會之基礎上可知矣。何以該黨等不能建築於良好社會基礎之上？此其答案，極爲簡單。即該黨等只知有政治而不知有社會，只知以政治力改造政治，而不知以社會力促進政治，只知有政治生涯，而不知有社會事業。換言之，只知政治活動，而不知社會活動者也。故國民進步兩黨在歷史上雖較有根據，而終無實力，有時並舊交通系亦不能敵也

舊交通系之在中國，吾人固未嘗認爲正當之政黨，然該系在政治上居然有其相當活動之餘地者，此無他，該系基礎係建築於交通事業與金融事業之上，交通事業與金融事業者，亦吾人之

所謂廣義的社會事業也。而國民進步兩黨則並此而無之，亦未免太可憐矣。然舊交通系梁士詒等猶係承繼盛宣懷之後，其盤据交通金融，尚有其政治上之根據；若蔡孑民之於北京大學，張季直之於南通事業，則其社會勢力固由於一手造成，將來領袖智識階級之蔡孑民，與領袖工商階級之張季直，必爲政治上之兩大中心，可以預言，孰謂社會事業，必須有其政治上之根據，而不能白手創造哉。

第二就政客生活論，則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也。余嘗謂若欲澄清中國政治，必從事政治活動者之自身，非先有一種社會職業不可。換言之，非先投身於社會事業不可。余於三年前，

在北京每週評論上曾作短評一篇，題為『無職業者不得干預政治，』曾惹起時事新報張東蓀君之抗議。雖然，此種思想余至今固未嘗絲毫變更也。今之性喜從事政治活動之青年，對於已往政客之敗績，往往忽視，反從而為之辭曰：『我們與他們不同。』嗚呼，亦未免過於自信矣。夫前乎吾輩之一般從事政治活動者，其才氣，其熱誠，未必在今日吾輩青年之下，其所以毫無成就者，非其才有未逮誠有未至，而實由其未嘗先於社會事業上築其基礎也。余亦相信『我們』確與『他們』有不同之處，惟所謂不同者非『我們』才氣熱誠與『他們』不同，而是『我們』係有職業者，『他們』係無職業者；『我們』係各執一業以

自效於社會，同時視政治活動為一種國民普通義務，（吾輩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之同志，對於此種國民普通義務並不忽視，故吾輩對於輿論運動革命運動亦願直接參與。惟實際從事官吏議員之政治生涯，則不能不讓其他一般性喜從事政治活動之青年，此實分工之道也。）『他們』則專以政治為生涯，而視官廳議院為其啖飯之所；『我們』對於政治活動，雖偶爾失敗，尚有職業老巢可以退居，報效社會猶有其道，『他們』則一遭失敗，便陷於吃飯危險，勢非再將飯碗奪回不可。因此種種之不同，於是『我們』與『他們』之間，遂判然劃出鴻溝矣。近日政客中頗有提倡『職業政治』者，余以為若果誠意提倡，

必自該政客自身先尋一種職業始。否則余恐中國一般有職業者不肯從該政客之後，實現其所謂『職業政治』矣。或曰，政治係一種繁難深邃之學問，非盡人所能了解，勢非委之於一般素以政治爲專業者不可；既以政治爲專業矣，又安有餘暇從事其他社會職業？余以爲論者此種懷疑，實不明近代政治之趨勢者也。世界愈趨進化，則參與政治者愈占多數，而政治之爲物，亦愈覺其平凡無奇矣。古代惟僧侶貴族始有了解政治機會，稍進則智識階級工商階級亦漸有了解政治機會，至今日則一般平民亦皆有了解政治之機會矣。近代國家政治之取決，既由於一般民衆，而此一般民衆又當然卽係一般各有社會職業之人，若彼

輩對於政治不能了解，則國家政治已無從取決，所謂近代政治之精神，遂不免根本破產矣。則吾輩一切討論，皆嫌其辭費矣。因此之故，余乃認定，政治活動為國民普通義務，而不以之為政客專業也。

第三就社會需要論，則須從事「社會的社會改革」也。吾國民族今日之所以陷於如此悲運，其原因雖多，而其最重要者，則無過於社會腐敗，內政外交不過其表面者耳。外交之危殆，由於內政之腐敗，內政之腐敗，由於社會之麻木。有縱容安福部之社會，然後始有媚日賣國之安福政府，有縱容萬惡軍閥之社會，然後始有國際共管之說。現在一般迷信政治力之青年，其所擬之

改革次序，首爲外交，次爲內政，再次爲社會。而吾輩迷信社會力之同志，其所擬之改革次序，則首爲社會，次爲內政，再次爲外交，此其不同之點也。此猶就改革內政外交而言，已非先行從事社會活動不可，若再就社會本身而論，尤非速行從事社會活動不可。蓋今日之中國，即使內政外交皆已次第就緒，而國民生活不加以根本改善，則所謂幸福者，亦徒爲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而已，安能眞實得其絲毫受用哉？中國人自思想行爲信仰以至於穿衣吃飯睡覺之事，幾無一不應改善，此種感觸，凡曾旅行歐美各國者尤爲深入骨髓。當吾人在國中時，以爲吾人之幸福，爲外國強權奪去者，實居大半；自來歐洲後，始知吾人之幸福，爲中國社

會奪去者實十分之九。當吾人初到歐洲時，其深印吾人眼簾者，當爲歐洲人之物質生活，（衣食住三事。）較之中國人實在百倍以上。及其既久，其深入吾人心坎者，又爲歐洲人之精神生活，（戀愛音樂美術等事。）較之中國人實在千倍以上。嗚呼，我神明黃帝之子孫，何其墮落一至於此耶。吾輩以孱弱身軀，偶適歐土，（中國人之身體衰弱，由於物質生活之原因者實居大半。）無聊情思，時涖歡場，（歐洲人幾無一人不了解音樂美術，其戀愛生活則更爲一日不可缺乏之事，故其精神常快。）但見歐人只知生之可樂，而回思中國，則又焉知死之可悲。至此而猶不狂且病者，眞太無心肝之人矣。至此而猶不願從事社會改革者，眞

太無血性之人矣。故今日中國人，與其鼓吹其如何從事政治活動，毋寧指導其如何改善日常生活。吾親愛之青年同志乎，其亦有意於斯乎？

第四就社會分工論，則須從事『社會的社會改革』也。從政治改革社會是間接的，事倍而功半；從社會改革社會是直接的，事半而功倍。故『社會的社會改革』當先於『政治的社會改革，』至少『政治的社會改革者』與『社會的社會改革者。』亦須同時並行，分道揚鑣，而萬不能將『社會的社會改革』以之置於緩圖也。使全國青年皆欲作教育總長，而無一人願作小學教師，則吾知其所謂教育事業，必不能舉也。使全國青年皆欲

作農商總長，而無一人願爲實業奔走，則吾知其所謂實業前途，必無所進也。故除少數『政治的社會改革者』之外，必同時賴多數『社會的社會改革者，』爲之輔助，始能收效。此實『社會的分工』之義也。或曰，所謂『社會的社會改革』者，其意良善，然必先以良政治爲前提，若在惡政治之下，是否容吾人有社會活動之餘地？余曰不然，社會事業之有待於國家扶助始能成功者，（如官辦鐵路國立學校之類。）雖以良政治爲前提，而其他社會事業無須國家扶助可以私人從事經營者尙有若干，吾人不能因其無良政治，遂並此而不從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哉？向使國民黨之領袖如孫逸仙輩，於民國元年下野以後，卽從事

實業，經營教育，以建築社會基礎，以當時國民黨之信用，何資不可集，何事不可爲，光陰易度，忽忽十年，則今日之社會成績當如何，然而國民黨不爲也。又如進步黨之領袖梁任公輩，歸國以後，即決定委身報界，從事教育，則今日言論界之進步，與教育界之發達，其社會成績又當如何，然而進步黨不爲也。又使任公附袁失敗以後，而能履行『從事社會教育不爲政治活動』之宣言，（見大中華雜誌任公所作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文。）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執筆於論壇，授課於教室，誰能將彼之筆彼之課奪而去之，執而焚之，然而任公又不爲也。總之在惡政治之下，並非無社會上活動之可能，其所以不能者，特不爲耳。嗟

乎，彼俄國大學生之社會活動，豈非行於俄皇專制淫威之國中者乎？彼蔡孑民李石曾嚴範孫之社會事業，又豈非成於軍閥暴戾專橫之時代者乎？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故有志改革社會者，請暫勿問今日中國政治現象是否良惡，但先問自己改革社會之心理是否誠僞。如其誠也，請從今日起，即以小學教師自命，毋以教育總長自期。吾人但選擇他人不願做者吾人努力做之，以盡社會分工之責，則中國社會其將有光明之一日乎。

綜觀上列四大理由，則知吾輩所主張者有二：（一）就政治改革論則爲『社會的政治改革，』而反對『政治的政治改革；』（二）就社會改革論，則爲『社會的社會改革，』而反對『

政治的社會改革』知第一義者，在今日之在野人物中共有四例：（一）黃任之（二）胡適之。知之而不能守者，亦有二人，（三）梁任公，（四）汪精衞。知第二義者，則吾求之於鄰國之中，亦共有四例：一爲創造帝國基礎之（一）福澤諭吉，（二）嘉納治五郎，一爲樹立勞農根基之（三）脫爾斯泰，（四）俄國大學生。

茲先述了解『社會的政治改革』者四人。

（一）黃任之。

任之先生今日固猶是江蘇省教育會之副會長也，將來是否加入政界，此時吾人固不敢妄斷；惟此次梁士詒內閣之以教育總長一職奉託，雖任之先生辭不肯受，然吾人

從此可以推知任之先生在今日政治中係一極有關係之人也。任之先生十年以來，提倡職業教育，奔走華僑事業，聯絡新興之工商階級，汲引歸國之留美學生，造成其社會上之基礎。故今日在野人物中能用社會勢力促進政治者，任之先生當首屈一指也。惟任之先生今日之所以造成社會上之基礎者，一方面固由其本人十年來奮鬥奔走之力，而他方面則由於留美學生贊襄輔助之功，蓋留美學生者，大半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者也。（余嘗投稿德報，論『留學生與中國政治，』將三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之進化，以留學生思潮爲中心而說明之。中國留學生可分爲三大派別：（一）留日學生大抵主張『政治的政治改

革』者也，其最大成功，則爲辛亥共和革命，其最大失敗，則爲未植社會基礎；（二）留美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者也，其最大成功，爲國內產業勃興，其最大失敗則爲違背時代潮流；（此就將來而言。）（三）留歐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社會改革，』如留法之李石曾留英之吳稚暉留德之蔡子民其代表也，其將來之最大成功，則必爲文化勃興，平民崛起，至其失敗，則尚非余今日之智識所能預料。）留美學生知欲改革政治，必先於社會上植其基礎故歸國後努力從事敎育實業不遺餘力，以爲他日獻身政治之後盾，此與十年前留日學生之只知投身軍旅羣趨政界毫無社會基礎而謀政治改革者，固大異其趣

矣。黃任之先生者，深能迎合此種趨勢者也。於是乎梁士詒不得不暗送秋波矣。

（二）胡適之。

適之先生者，今日不過一有名之大學教授而已，提倡新文學之泰斗而已，似與政治無關；顧吾人何以將彼列於『社會的政治改革』者之流，豈非近誣？雖然，吾人固嘗親聞適之先生之言論矣，適之先生曾對人宣言，（似係與北京國民公報記者藍公武君談話。）二十年內不作政治活動，又於『爭自由的宣言』文中，開首一句，即係『我們固不喜談政治。』（原文是否如此已記不清。）足見適之先生於某種時期內，決心從事社會事業可知。然適之先生同時又提倡所謂『好政府

主義』又極留心當世政治，（當余在北京時，一日適之先生寄余一函，內有報紙所載滇黔當局者與華僑訂約築辦西南三省鐵路之合同一則，涉及吾川，適之先生認此合同有害，囑余注意。並將合同中重要條件，一一用筆圈出，促余注意。此不過邊省一鐵路草約合同而已，而竟爲安徽新文學家胡適之先生所注意，足見先生對於當世政治，無論大小，皆不肯輕輕放過，卽此一例，已可概見，余甚佩先生之精力過人也。）吾人從此種種言行，又可推定先生係一主張政治改革之人也。因之，吾人將先生前兩次宣言，抽其意義則爲『社會的』三字，又將後兩種言行，抽其意義則爲『政治改革』四字。合之則爲『社會的政治改革』

七字，足見先生固亦留美學生思潮中之產兒也。吾友張夢九嘗謂梁任公章行嚴胡適之爲中國近三十年來一脈相傳之論壇三雄，余頗是其言。惟梁任公章行嚴皆以社會基礎未立，率爾從事政治，已先後身敗名裂矣，余甚敬愛適之先生，但祝其勿踏梁章之覆轍而已。因一民族之精華有限，不堪一喪再喪也。

（三）梁任公　任公先生者今日舉世認爲主張政治改革者也，然任公先生固亦嘗從事於社會事業矣。其在戊戌以前，則辦上海時務報，湖南時務學堂，北京譯書局等事；其在戊戌以後，則在日本辦清議報，大同學校，新民叢報等事；其在辛亥以後，則辦庸言報，其在甲寅以後，則辦大中華雜誌；（該誌中曾登政治

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文，極言政治基礎在於社會，）其在今日，則在清華南開等校講學，幷辦改造雜誌。大抵任公先生生平，每失敗一次，則從事社會事業一次，然識見雖卓，而意志不足以赴之，故每執一義，不能持久。而且每當任公先生興高采烈之際，即其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之時，亦即其身敗名裂之日也，如癸丑之附袁，丁巳之聯段皆是。又每當其失意落魄之際，即其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之時，亦即其奮發猛進之日也，如歷次辦報辦學皆是。今日任公先生又知欲改革政治，非先從社會上植其基礎不可矣，故吾人又將任公先生列爲『社會的政治改革者』之類，但不知任公先生能否堅持也。惟任公先生主

張『社會的政治改革』亦時有不敢令人苟同之處，譬如先生之『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文，竟否認與論運動，此則與吾輩今日所取之態度大不同也。

（四）汪精衛。精衛先生固亦以政治改革聞於時者也，然先生於民國後，與蔡子民李石曾諸先生發起進德會於津滬舟中，首標不作官吏議員之旨，蓋已從消極方面洞見政治活動之癥結矣。其後與蔡李諸先生在巴黎辦『華法教育會』更從積極方面爲培植社會人才之預備矣。因之余遂不得不將精衛先生列爲『社會的政治改革』者之列。惟近來先生又復追隨孫逸仙之後，從事『政治的政治改革』且於年前在上海廣肇公

所演說，大罵『與政治無關係』一語，在一般主張『社會的』之同志，則太息先生之行為，不能堅持素志，而一般主張『政治的』之青年，則又假先生之言論，以為自己辯護。要之先生之態度，前後變遷，因而影響於國民思想，恰與任公相同；此則無可諱言者也。至於吾輩主張，亦與先生有共通之點，譬如先生所發起之『進德會』首標不作官吏議員之旨，恰與吾會之反對政治活動之意相同。所不同者，吾會宗旨信條兼從積極方面着想，而進德會則專從消極方面規定耳。又先生大罵『與政治與關係』一語，為一般自外於政治關係者作警告，又恰與吾會之主張從事與論運動革命運動，不願自外於政治關係者相同。所不同

者，吾輩只不願追隨孫逸仙之後，從事『政治的政治改革』耳。以上四人，皆爲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者，在今日之中國，具此眼光之人，已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然余之希望於我青年同志者，猶不止此，更望再進一步而爲『社會的社會改革』者也。茲再舉四例如左：

（一）福澤諭吉。

吾人今日但知日本之富強，係由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等之功，而不知曾有數十年如一日，專以社會事業爲職志之福澤諭吉也。福澤諭吉手創慶應大學，培植經濟人才，至今全國財界，皆握於慶應生徒之手，此與舊交通系梁士詒等承繼盛宣懷之勢力而插足中國財界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福澤諭吉鑒於日本之貧乏也，則提倡美國之『拜金主義，』因而日本產業進步，一日萬里，今日不但依人爲生之中國市場，須仰日人鼻息；即遠在歐洲之法國商店，亦爲日本工業品所侵入矣。福澤諭吉又鑒於日本之衰弱也，提倡『獨立自尊主義，』因而今日日本國民，皆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之氣概，與吾國希望國際共管之大政客，與夫請置外國租界之宜昌人，其相較又何如也？嗚呼，我終身從事社會事業之福澤諭吉翁，大可以作吾中國一般社會改革者之良師矣。雖其所提倡之主義，不必盡合現代潮流，而其努力建築社會基礎之精神，則千古如一也。

(二)嘉納治五郎.

吾國今日亦漸知普及教育為當今之第一要務矣,然普及教育必先有良好之師範人材,普法戰爭之勝利,毛奇亦嘗歸功於小學教師矣,嗟乎,孰料近世紀中,冬烘先生之力有如此其大哉?日本嘉納治五郎者,手辦高師數十年者也,全國師範人才,皆出其門下,今日日本國民智識之如此發達,國民身體之如此健全,吾雖不欲歸功於嘉納治五郎,安可得哉?故福澤諭吉以為日本者我手創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國經濟人才皆出於慶應之故;大隈重信又以為日本者我手創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國政治人才多出於早稻田之故;嘉納治五郎又以為日本者我手創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國師範人才皆出於高師之

故。吾則以爲福澤諭吉大隈重信嘉納治五郎皆太和民族之靈魂也，有一於此，其族可興，而況三乎。回顧中國則不能不令人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感矣。

（三）脫爾斯泰。

如前所舉福澤諭吉也，嘉納治五郎也，皆係手創日本帝國之元勳，吾人對之雖表示充分景仰，然猶嫌主義相殊，若脫爾斯泰者，則吾只有歌之詠之以表其崇拜信仰熱忱，奉爲吾黨社會活動惟一無二之良師也。脫爾斯泰以悲天憫人之懷，厠身平民之列，因自己所享物質生活之有賴於社會供給也，則手製皮靴，朝夕工作，以答報社會之恩。因平民所有精神生活之見束於一切强權也，則手著小說，遠近宣傳，以啓發人生

之祕，今日列甯之所以有此政治改革成績者，皆脫爾斯泰昔日社會活動之力也。吾中國今日青年中，以列甯自負者，吾屢聞其人矣，而以脫爾斯泰自命者，則吾未之聞也，吾黨之責，其在斯乎。

（四）俄國大學生。在專制淫威之下，而能收社會活動之效者，俄國大學生其最著之例也。當時俄國有一句格言曰，「向民間去」昔日留學西歐之數百俄國青年，歸國後皆奉此語爲圭臬，羣赴鄉間，或事教育，或作醫生，或爲木工，或做鞋匠，雜居農民之中，以宣傳彼輩主義，直至一八七六年，爲政府所覺，盡逮於獄，數年之間，被捕者在二千名以上。然自此以後，俄國大學生之宣傳運動，愈趨激烈，而農民之革命思想，亦愈益蓬勃，至今日而

始有勞農政治之成立。有人謂自俄國農民叛亂以來，五年之間俄國學生被殺死者，有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受傷者有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可謂烈矣。嗚呼，吾青年同志乎，今日吾國軍閥之專橫黑暗，其有異於俄皇乎？農民之悲慘痛苦，其有異於俄民乎？然而學生中至今未聞有大批殺戮之舉者，非軍閥之寬仁，實學生之不勇也。嗚呼！吾青年同志乎！吾輩不作農民之益友，便作刀上之孤魂，在大街上搖旗吶喊，大呼救國者，非我希望於『社會的社會改革』之青年也。嗚呼！吾青年同志乎！起矣！起矣！其速起矣！

我們的工作（民國十一年）

我們相信要創造『少年中國，』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主張『社會分工。』換言之，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團體對於社會，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我們又相信要創造『少年世界，』亦不是一個民族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又主張『國際分工。』換言之，每一個民族對於世界，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因此之故，我們便不能不常常自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團體對於社會，世界，究竟分了一種什麼特殊工作？』

我們所分的特殊工作，便是下列兩種：

（一）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

（二）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

我們何以要從事這兩種運動呢？第一，我們以爲無論一種什麼完美的『主義，』皆要有一種健全的『人，』才能應用。可惜我們中國的『士農工商，』把這個『人』字的工夫都還沒有做到。現在可是好了，上海的資本階級，已經起來了，一部分之智識界外交家已與之努力聯合了。我們預料在不久期間，中國的政權要轉移到所謂『商教階級』之手了。換言之，『士商兩種人』都有享受『人的生活』之一日了，用不着我們擔憂了。至於我們中國的工業，現在雖不發達，但是直接爲中國資本家作

奴隸，間接為外國資本家作牛馬的工人，亦漸漸的不少了。現在可是好了，廣州一部分工人已經有了團結了，一部分之青年已經組有共產黨作其先驅了，我們預料所謂『人的生活』亦漸漸要輪到『工』人了，亦用不着我們擔憂了。我們眼看着，現在所被人忘却的，只有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農人了。他們對於『人的生活』大概是沒有分了。但是他們却占了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這便不能不使我們擔憂了。因此之故，我們不能不敬告一般資本家，你們努力發展工商，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你們工商的原料，是我們農人所生產出來的。不先有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工商家，我們掉過

頭來又敬告一般共產黨，你們主張共產，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列寧的話，『農民是共產主義的仇敵。』若有了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共產黨，你們若要實現共產主義，便不可不先在我們農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我最愛的青年朋友們呀！我們不可不立在資本家與共產黨的中間，從事這種改造農民生活——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預備工夫。這便是我們所以要從事第一個特殊工作的原故了。第二，我們以爲無論講什麼大同主義世界主義，首先要每一個民族皆須撐得起腰來，現在有許多人高談世界主義，對於英美德法工人之不平待遇，常抱無限同情，而對於我們四週圍的弱小民族，一個個快被人壓迫

死了，我們却毫不動心法國人道報至今猶常常提及中國臺灣人民，代爲伸訴苦況，而中國報上早已不見臺灣二字了。朝鮮革命，日本志士尚肯從中帮助，而中國青年則只是袖手旁觀。我們眞是沒有同情心的人類呀！我們既號爲亞洲的文化古族，我們以人口幅員而論，又負有糾合亞洲各弱小民族與世界列强對抗的天然資格，從今以後，我們再莫要高談怎麼樣帮助英美德法工人了，只是研究我們怎麼樣扶助我們四圍的弱小民族。鄉隣有難我們應該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若是亞洲的弱小民族撑得起腰桿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失了殖民地勢力的憑藉，亦自然會倒了。這便是我們所以從事第二種特殊工作的原故

了，

我們以上述兩種特殊工作自責，社會上亦以此兩種工作責我們，若能成功便是我們的「素志得償，」若不成功，則社會上亦可宣布我們罪狀，說「責有攸歸」了。

最近我們參與德國「國際青年團」時，曾在場中散布一種傳單，說明少年中國學會的旨趣，我現在把他譯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論。

「少年中國學會傳單。」

我們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我們的責任　我們以爲若要實現我們的理想，須經過國際的

與社會的兩種分工。

(一)國際的分工。

(a)我們以爲若欲改造全世界，則每一個民族皆須努力先自振拔，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負有創造少年中國之責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國』的意義，不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而是一種世界主義的，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我們以爲若欲使全人類皆得着幸福，則每一個民族皆負有扶助其他弱小民族脫離壓迫的責任，我們居在亞洲，所以我們負有扶助我們鄰居，如高麗，印度，安南，波斯，阿富

汗，俄羅斯之類的責任。因為他們朝夕呻吟於我們左右的原故。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二）社會的分工。

（a）因為我們欲將全力應用在社會方面，所以我們不加入政府及議會。換言之，我們的運動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社會的，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中國是農業國，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假如我們欲改造全中國，那麼，我們第一應先改造農民，因此之故，我們一方面從事農民教育，他方面則擬組織一理想經濟之模範村，使全國受其影響，此種模範村之集合，即是我們的少年

中國。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我們的會員

因爲我們不願立在任何宗教基礎之上，所以我們會內沒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

因爲我們不願參加現在中國政治運動，所以我們會中無官吏議員，而且我們獨立於一切政黨之外。

因爲我們欲求各民族之相互了解，所以我們會員百分之六十，在外國留學或作通信記者。

因爲我們欲改造農民思想，所以我們一部分會員從事農民教育。

總而言之，我們的工作，是創造『少年中國』之預備工夫。創造『少年中國，』是創造『少年世界』之預備工夫，我們希望表同情於我們的人們，與我們共同工作。

少年中國學會駐德代表王光祈

柏林馬利杜夫街十六號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

Die Jung-China Vereinigung

Unsere Ziel:

Schöpfung eines Jung-China durch soziale Bewegung auf Grund wissenschaftlichen Geistes.

Unsere Aufgabe:

Verwirklichung unseres Ideals durch internationale, soziale Arbeitsteilung

I.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lung:

a) Um die ganze Welt ideal und neu zu gestalten, muß unserer Ansicht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in erster Linie an sich arbeiten. Wir sind Chinesen, daher sind wir verpflichtet, zuerst Jung-China zu schaffen. Infolgedessen ist die Bedeutung Jung-Chinas nicht national, sondern international. Da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b) Um die ganze Menschheit glücklich zu machen, ist unserer Auffassung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verpflichtet, kleine, schwache Völker vor Unterdrückung zu bewahren. Daher müssen wir Chinesen unseren Nachbarvölkern in Asien helfen, z. B. Korea, Indien, Anam, Persien, Afghanistan und Rußland, deren Not uns täglich jammert. Das ist nusere 2.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II. Soziale Arbeitsteilung:

a) Weil wir mit ganzer Kraft auf dem sozialen Gebiet arbeiten wollen, halten wir uns fern von Regierung und Reichstag. Das heißt, unsere Bewegung ist nicht politisch, sondern kulturell und sozial. Die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b) China ist ein Agrarland. 80% der Bevölkerung sind Bauern. Wollen wir also ganz China reformieren, so müssen wir zuerst die Bauern reformieren. Daher widmen

wir auf der einen Seite unsere Bemühungen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wir bestrebt, vorbildliche Wirtschaftseinrichtungen in einem Musterdorf zu schaffen. Dieses Musterdorf soll ganz China zur Nachahmung dienen. Eine Gesamtheit von Muster dörfern bildet das Ideal unseres Jung-China. Dies ist unsere 2.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Unsere Mitglieder:

Da wir nicht auf dem Boden irgend einer Religion stehen, finden sich unter unseren Mitgliedern weder Buddhisten, Christen noch Mohammedaner.

Da wir an der jetzigen, politischen Bewegung in China nicht teilnehmen, gehören unserer Vereinigung keine Beamten, keine Offiziere, keine Abgeordneten an, und wir sind unabhängig von allen politischen Parteien.

Weil wir Verständigung mit allen Ländern suchen, studieren 60% unserer Mitglieder im Ausland oder sind dort als Korrespondenten tätig.

Weil wir den Geist der Bauern reformieren wollen, ist ein Teil unserer Mitglieder mit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beschäftig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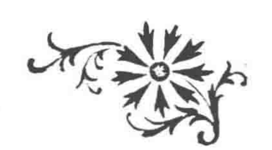
Kurz gesagt, unsere Arbeit besteht dari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vorzubereite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ist die Vorbereitung für die Schaffung einer neuen Welt. Wir hoffen auf die Mitarbeit derer, die mit uns sympathisieren.

Vertreter der Jung-China-Vereinigung in Deutschland

K. C. Wang,

Berlin-Steglitz, Mariendorfer Str. 16, I.

Berlin, den 1. August 1922.



我們應該怎樣運動（民國十二年）

我在『我們的工作』文中，曾提出兩種運動：（一）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二）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以作我們對於社會，國際的分工。現在請再進一步，討論怎麼樣運動。

我以爲要着手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第一必須先握鄉村教育權柄。若要從事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第一必須先謀民族交際機會。爲達上述兩種目的起見，我們亟應組織下列兩種機關。

（一）鄉村教育協進會。

（二）亞洲民族交誼會。

此種運動，當與全國青年合作。換言之，凡表同情於此種運動的青年，皆可得爲該項組織之一員。

（一）鄉村教育協進會。此會進行程序，須分三種；第一步改造農民生產，第二步改造農民生活，第三步改造農民生計，茲請略述其理由如下。

我們最後目的，誠然在農民生活改造與農民生計革命，但是我們若將此種主張驟向農民宣傳，農民未有不駭而却走的。所以我們第一步須先提倡改造農民生產，譬如種子，農器，耕植，等等改良方法，把他印成傳單，到鄉村去散布，講演，指導。好像基督

教徒傳播福音一般，每到一地，我們須與該地略具新知的青年（或成年）聯絡，並授以我們總機關通信地址，使其與我們常常接近，此後『他們』便慢慢的變成『我們』了。

農民生產既日有進步，他們對於我們當然發生信任之心，我們從此便再進一步，與各地鄉村青年教育家，談到生活問題。譬如起居，飲食，娛樂，小節，以至於婚姻家庭社會關係，我們皆須給他一種不奢不陋不偏不激的主張，（這種主張當然先由我們總機關討論決定。）並佐以關於歐美日本人生活的幻燈照片，以引起其興趣。（改良生產之事，亦可利用幻燈照片宣傳。）然後他們久而久之，便覺得從前所過的，不是人的生活了。

生產既進步了，生活既改良了，緊接着的便是生計問題。現在主張勞動運動的人，兩隻眼睛只看見大廠主大地主的可惡，其實大廠主大地主雖然有時用盡心計，打盡算盤，但是他們有時却會爲促進經濟進化的要素，我們一讀歐美經濟歷史便知道了。換言之，他們還是一種積極的努力的，有能力的人，這種人無論在什麼世界裏，無論在什麼社會裏，多是立得住脚的。不過社會組織的嚴鬆，與他們作惡程度的小大，有密切關係罷了。而我們小國則不然，全國之人，一大半是作農的，全國農人，一大半是爲小地主作奴的，這種小地主，他並不管生產進步與否，（此與歐美大地主相異之點。）他只是坐受農人供給，養成一種消極

的，懶惰的，無能力的人。這種人，上之既不能增進人類進化，下之亦不能與並世强族共存，我們爲人類幸福計，爲中華民族生存計，還不趕快設法將他們剷去嗎？假使我們的運動成熟，農夫的智識增進，這種坐吃懶做小地主的產業，是應該收歸村有的，這便是農民生計革命成功了。

我們的理想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士農工商四合國。』士的階級，現在已有各處『教職員聯合會』代表了。（我不取濫紳厠列之教育會。）工的階級，現在已有各處『鐵路工會』『工廠工會』代表了，（我不取有名無實之工會。）商的階級，現在已有『各帮商業聯合會』代表了，（我不取官味甚濃之商

會。）只有農的階級，還待我們去造，若是造成功了，將來的國會組織應如下表，無職業的人是不得干預的。

國會
- 士會代表若干人（專指精神工作者，如教育家，著作家，美術家，戲劇家之類。）
- 農會代表若干人（專指眞正農人所組織的。）
- 工會代表若干人（專指各路各廠工人所組織的。）
- 商會代表若干人（專指各帮商業所組織者，銀行亦包含在內。）

上述四種代表，由士農工商四個總會選出其數彼此相等，凡代表有失職時，由該會自行撤回。

至於中國經濟組織既不能完全變爲工商國家，（因中國農民甚多之故。）亦不能專以農業立國，（因外國資本家挾其工商勢力侵入之故。）所以我主張將來中國對於國際貿易，農業則求其盡量發展，增加輸出。工業則但求自給，藉塞漏卮。因此之故，大規模之工廠，我們是應當擇尤設立的，但是須由下列三種

團體合組，（注意下面所謂農村，是經我們運動之後，已具經濟單位雛形的。）

農村擔任原料
商會擔任資本
工會擔任勞力

其所得之利，按照情形，以最公平方法分配之，此種工廠，全國各地皆可隨處自由聯絡設立。

照上面看來，我既不主張用資本主義或勞動主義來發展中國實業，我亦不是主張農村立國而不管中國工業，而是要將農商工三種勢力合於一途，以發展中國幼稚工業，力求自給，以禦外國久經訓練之資本主義侵略。

以上所言皆係關於國內問題。現在再譚譚我們的國際運動。

（二）亞洲民族交誼會。此會應該設在上海，其進行程序，第

一步須設法網羅僑居中國之亞洲各種民族有志人士爲會員。（日本人亦可參加，惟排斥其帝國主義之份子。）第二步由各會員分組各部，（如中國部，朝鮮部，印度部，俄國部之類。）擔任傳達各該民族之消息。（如該民族之政治願望，經濟情形等等，或譯爲華文，送登各報發表，或譯爲各該國文字，送登各該國內地報紙登載，或請彼邦人士在中國內地設臨時公開講演。）第三步由會中派遣有志青年，前往各該國旅行。第四步凡該國有逃亡政治犯來華者，吾人應設法保護，倘實際上我們可以積極幫助時。我們更應披髮纓冠而往救之。第五步我們亞洲各民族，應該研究一個合作自衞的方法。

自歐戰以後，歐洲各國多變爲『北美合衆國』之債務者，事事須仰美人鼻息，於是歐洲論壇，常有倡爲『歐洲合衆國』之說者，Die Schaff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以抵制『北美合衆國，』我們現在亦可倡爲『亞洲合衆國』之論，以脫離外來强權壓迫。歐洲民族複雜，利害衝突，『歐洲合衆國』之說，今日尚非其時，若吾亞洲民族，則除日本少數軍閥財閥外，無不呻吟於外來經濟政治侵略之下，其能合力共作，實較歐洲各國爲易。

朋友們，我們若要排除國內游民，（軍閥政客亦包含在內）便不可不提倡『中華四合國，』我們要抵抗國外强權，便不可

不提倡『亞洲合衆國，』因爲這兩個東西，是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利器。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寄自柏林

社會活動的真義（民國十三年）

我們現在所提出的『社會活動，』與其他各種運動，頗有相異之點。舉其著者，約有三端：

第一，現在一般人所從事的『政治運動』或『愛國運動，』都是一種『跳』的運動，不是一種『走』的運動。換一句說：只是把一般國民引起暴跳一陣，但是一步也未前進。諸君！我們知道『跳』的運動，是不能永遠繼續的，而且跳來跳去，終是未離原地，與我們『走』的運動大不相同。我們主張慢慢地走，就表面上看來，誠然是不及『跳』的運動來得有聲有色；但是我們

持以毅力，一天走五十里，十天便可走五百里。常常都在前進，終有達到理想目的之日子。而且我們慢慢行走，可以自早至晚不息。若是專門暴跳，實難繼續兩鐘以上，即或有人能夠暴跳兩鐘以上，可惜仍是末離原來地點，只算他白費其力。現在一般主張『愛國運動』的人，總是譏罵國民，只有五分鐘熱心；至於我呢，不但五分鐘，即兩分鐘也不能支持。因爲這種『跳』的運動，原是不能永遠繼續的。

我們既主張『走』的運動，那麼，唯一的條件，就是努力促進各種社會事業，使國民精神上物質上都得着一種慰安與滿足。若要促進社會上各種事業，則我們個人至少必須具有一項社

會事業的『專門常識。』諸君或者要笑我把『專門』與『常識』兩個名詞連着並用，頗不邏輯。因爲既曰『專門，』便非『常識；』既曰『常識，』又不『專門』了。但是諸君暫請勿笑，我還另有一番特別見解，我以爲若有人對於某項社會事業，具有極高深的智識，那麼，我們更應該稱呼此人爲某項社會事業的專門學者。不過『學者』這件事，一方面要有與生俱來的天才，他方面又需極爲深厚的學力，此外還須處在一個易於求學的環境，不是人人做得到的。我現在希望一般具有熱誠改革社會的青年，只須具有某項專門事業的普通常識，然後他對於該項事業始知道怎樣着手改革的方法。積無數具有豐富常識的專

門事業人才，然後各種社會事業，始能蒸蒸日上。國民思想及生活亦始能逐漸進步。因此之故，現在主張『政治運動』的先生，儘可以不必讀書，儘可以不必從事專門事業的訓練。而我們主張『社會活動』的青年，則萬不可不具『專門常識』否則我們改革理想，終於無從着手。（其實講政治運動，又何嘗不需專門智識。不過現在一般『政治青年，』以爲政治只須天才與熱誠，便可成功。所以他們都是預備作總長一類的政務官，以便發表一篇大政方針，絕不屑作司長以下的事務官，必須身親各種專門事件。換一句說，沒有教育智識的人，儘可以去作教育總長，却不必能作專門司長。因此一般胸懷大器的青年，都不必再讀

書，只預備總長資格就夠了。）

第二，我們所主張的『社會活動，』既不是一種專尚空談的文化運動，亦不是一種只求實利的社會事業。而是一種『有基礎事業的文化運動。』現在國內一般談天說地的新文化運動者，做了許多文章，大半只有高遠思想，而無基礎事業。反之：一般專謀實利的社會改革家，辦了許多事業，（如學校，陳列所，圖書館之類。）又可惜無一點高遠思想。換一句說：前者只有精神而無軀殼，後者又只有軀殼而無精神。我們的『社會活動，』便是把這個精神裝在一個軀殼之中。簡單說來，便是『有基礎事業的文化運動。』因此之故，我們非辦學校，報館，實驗室，博物院等

等不可。同時我們又非有極深厚的理想爲之前導不可，兩個要素須打成一片。

第三，我們所主張的『社會活動，』又與一般所謂社會主義運動不同。他們的手段，第一步在引起民衆的不安，第二步激起民衆的反抗，第三步反抗若能勝利，然後實現他們理想的經濟組織。我以爲民衆的不安，我們是應該引起的，但是引起之後，必須同時有一種東西，足以慰安他們，不致流於悲觀失望。譬如身在狂風暴雨之中，極爲蹋促不安，忽有古廟一所，現於目前，此種古廟誠然不是我們的理想所在，但是一般民衆大可藉此暫時休息，精神當然爲之一慰。休息之後，我們再引起他們的第二次

不安，又向前面再進，再進不已，終可達到我們的理想目的。現在一般社會主義家，於引起不安之後，直接繼以反抗，以中國那種缺乏智識毫無組織的民衆，與强有力者相抗，好像驅逐一般小孩子向河裏跑，自然只是一種犧牲。「不安」是痛苦，「犧牲」又是痛苦。而理想的樂園，此時又復渺不可及。那麼，一般民衆的悲觀失望，更將與日俱增了。現在我們中華民族，本已有徬徨失所落落不歡的病象，若再加上一個悲觀失望，其勢非將全民族的生氣斷送乾淨不止。諸君！我們知道自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以來，一般老輩專在引起民衆不安方面做工夫，而不老老實實辦幾樁有益民衆的事業。好像在一羣饑火中燒的人們中間，大講

演其『饑餓痛苦』的論文，同時却不給人一碗乾飯，以致强者挺而走險，弱者轉乎溝壑。我們現在萬不可再蹈覆轍。至於我們所主張的『社會活動』則係不安之後，立卽給以安慰。譬如我們大呼『你們的智識眞正貧乏呀！』同時我們必須立卽創辦種種學校，以安慰他們。又如我們大呼『你們的精神生活眞正無聊呀！』同時我們便須設備種種美術，以安慰他們。又如我們大呼『你們的物質生活眞正簡陋呀！』同時我們便須籌備各種實業，以安慰他們。使他們常常樂觀，相信理想的樂園，並不是不可企及的。

總之：我們因爲要使國民全體爲有秩序的前進，便不能不力

謀各種社會事業之精神與實體兩方面同時發達。要使各種社會事業精神與實體兩方面同時發達，我們個人至少必須具有一種社會事業的『專門常識，』這便是我們的社會活動與其他各種運動不同的地方。

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民國九年）

兄弟於民國七年在京校畢業，自知學識淺陋，即擬出國留學。旋因同志數人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冀與海內青年相周旋，蒙同人不棄，委兄弟以籌備處主任之職，計畫一切，出國之議，遂致中輟。去年一月滬上同人復電催兄弟到滬，商量會務進行辦法，一月二十三日遂在吳淞開一會議，決定各會員行止。因其時本會人數極少，若集居一處，於發展會務，殊不經濟，於是決定某某出國，某某駐滬，對於兄弟行止則同人一致主張再住北京一年，專辦會務。自此次「吳淞會議」後，同人行動，便爲團體約束所限

制。換言之，自此以後，吾輩個人奮鬥即爲團體奮鬥，吾輩個人失敗即爲團體失敗，蓋同人已視本會爲吾人之第二生命矣。當時本會發起剛纔半年，尚未開成立大會，一切規模未具，兄弟既受同人之委託，義不容辭，即於送別李璜周無涂開輿諸兄上船放洋之後，趕回北京，進行一切。去年七月一日本會開成立大會，又蒙同人委以執行部主任之職，忽忽半年，毫無建樹，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以來無暇讀書，思想破產，直欲赴郊外放聲痛哭一場。現在屈指「吳淞會議」之期，恰已一年，所有從前團體決定光祈駐京一年之約束，既已滿期，故特將執行部職務，交由副主任陳淯君代理。又得評議部諸君同意，允許兄弟出國，除將

一切會務交代清楚外，現已定於二月出京，由海道直赴歐洲。

我國教育制度不良，兄弟自幼至壯，便未受過一種相當適宜的教育。雖曾畢業兩個學校，但是除得了兩張文憑外，可謂毫無所得。此次出國即欲求得一種較有統系的學問，兄弟以爲人類進化與經濟組織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想研究經濟學。去年周太玄君與我相別時，他說吾人此次出國係最末一次之洪爐，若再毫無成就，今生休矣。周君本是立志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對於基礎科學沒有深厚研究，是不行的，他現在在法國專學生物學等等以便將來研究哲學，有所深造，我很佩服他的勇氣。我此次出國，亦是最末一次之洪爐，若是仍舊毫無所得，最好是

到大洋裏與魚蝦作作侶永遠不要再與諸兄見面了

兄弟出國後，希望同人於最短時期中組織一個編譯社，籌辦一個印刷局。編譯事業的計畫，在我們會中已有一年多了，因爲經費關係，至今還未成立。但是這種事業，異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們文化運動，可以解決我們生活問題，所以有從速籌辦之必要。這個編譯社的社員，不必限於會員，非會員亦可加入，所有經費用招股方法湊集，編譯社中所辦之事如左。

（一）編譯專門智識之書籍。　現在國中出版物雖多，但是關於專門智識之參考書卻少，若向歐美購買，所費之時間甚多，價值亦太昂貴，且非有外國語智識者不能問津，此於文

化運動學術進步上極有關係。我們的編譯社若是組織成功，歐美日本各處各設採購調查書報專務員一人，凡有新書出版，請他們立刻寄回，我們立刻將他譯印出來，用最廉的價錢售出，好在我們會員留學歐美日本各處的甚多，可以請他們擔任採購調查，我們會員中懂得英法德日外國語作各種專門研究的亦不少，當然可以擔任編譯。

（二）編纂中小學校教科書。我們會員從事教育者對於現在各書局所發行的教科書，皆深惡痛絕，將來編譯社成立了，可以實行我們的『教科書革命。』

（三）編輯革新平民思想，增進平民智識的小冊子。每

逢星期我們便可以到鄉間口講指畫的傳佈，與基督教徒散佈馬可福音一樣，為我們「新農村」的運動。

我們譯書所得的收入，除資本外，以十分之二作為共同生活之費，其餘十分之八作為譯書者的酬資，我們生活問題亦從此解決了。我們會員有自願勞動的，便可以作我們印刷局的工人，自己著書，自己印刷，這是何等有趣，何等快活。

我們印行的書籍，可以組織書報流通處，自行發賣，並可以代人向歐美日本採購書籍。

關於徵求編譯社的社員，康白情君主張向各種學術團體中物色，因為這種事業不是一個學會的力量所能包辦。

日前北京會員開會，張崧年君主張組織一個委員會進行此事，當時推定陳清康白情及兄弟三人，將來各處會員皆要舉出一人，籌商辦理，以便積極進行，兄弟此次出國，亦擬與歐洲南洋各處會員而商此事。

以上是兄弟臨去時的一種希望，至於以後本會徵求會員，務望愈嚴格愈好，會員相互間愈不客氣愈好，關於會務請與陳愚生君接洽，陳君辦事極爲熱心，必能使會務蒸蒸日上。

總之吾會會員精神宜團結，局面宜展開，努力奮鬥與創造，以實現我們的理想，兄弟以最誠懇的態度，敬祝　諸兄奮鬥勝利，以創造成功，永遠活潑潑的快樂。

弟王光祈上言

印度洋中致本會同志書（民國九年）

本會同志諸兄均鑒：弟於四月一日乘法船 Paul lecat 由滬出發，同行者為會員魏時珍陳劍脩涂九衢三君，除涂君係赴新加坡外，弟與魏陳二君，皆係直接赴歐。

四月五日舟離香港，舟中會員特製去國辭五首，倚欄合唱，茲特錄呈如左，以博諸兄一粲。

去國辭有序

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魏嗣鑾陳寶鍔王光祈赴歐留學，會員涂開輿前往新加坡從事教育，共乘法船

Paul lecat 由滬出發。四月五日，舟過香港，遙望數點青山，羅列海岸，因念去國日遠，特製短辭五章，爲舟中同人陶情勵志之用，辭中用語，多係本會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礪者。此辭更得湖南姜君爲之製譜，每當夕陽西下，海波不興，同人斜倚欄干，歌此一曲，以度此海上寂寞之生涯。九年四月五日王光祈識於 Paul lecat 船中。

（一）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發揮科學精神，努力社會事業。」

惟我少年，乃能奮發。

（二）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三）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只問耕耘何如，不問收穫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純潔。

（四）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欲洗汚濁之乾坤，只有滿腔之熱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五）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願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弟等現已海行二十三日，歷過三四日便抵非洲東岸之其布的，弟此次經過安南之海防，西貢，及英屬之新嘉坡，哥侖布各處，受激刺極深。見彼白人之經營東亞不遺餘力，而吾有色人種在彼等支配管理之下，苟延殘喘，不知自拔，令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回憶東方病夫之中國，暮氣充塞，雖有『五四』『六三』之運動，然寸效未覩，而從事運動之青年，亦復官氣十足矣，可歎可歎。

亞洲各地之亡國民族，其思想固遠不及白人，即以體力而論，亦不能與白人相抗，宜其被人征服。回顧中國青年，其身體之孱

弱，初不亞於各地之亡國民族，何能與外人相抗。因身體弱而思想不深，故學術不能發達；因身體弱而精神不健，故辦事未有成業；因身體弱而氣色不揚，故隨處受人侮辱而不敢與之較。諸兄！諸兄！試自思吾輩之身體如何？以此孱弱身體而欲精研學術，建樹事業，貫澈主張，是猶緣木而求魚也。故弟此次出國，曾與時珍劍脩兩兄相約，出國後當以振刷精神強健身體為第一要事，若身體不強，則所有計畫皆虛願耳，安能見諸實行，甚望諸兄於身體一層務要極端注意。弟在國內時曾見某報外國通信，提倡三種生活：（一）勞動生活，（二）簡易生活，（三）規律生活。弟以為此三種生活皆與吾輩身體有重要關係，蓋吾人終日運思

而身體不稍勞動，則血液循環不靈，易致疾病，生活奢侈而又無秩序，則起居無常，神智昏亂，故吾人欲望身體强壯，非同時注重此三種生活不可，不知諸兄以爲何如？

吾會精神注重研究眞實學術，從事社會事業，然此二事實未易言，吾輩究應從何處下手？此實爲今日亟應討論之問題也。

弟以爲欲實現吾會精神，有二種團體不可不組織，茲詳陳如左，以供諸兄之採擇：

（一）國內旅行團。

（二）國外旅行團。

吾輩固日日倡言改造社會，改造家庭，改造個人生活，從事社

會事業，然各地社會之組織如何？家庭之實況如何？個人生活宜從何處改起？社會事業宜從何種做起？若非有詳明確切之調查，而乃輕言改造，豈非大言欺人乎？現今各種主義學說雖皆可以供吾人改革之參考，然欲實地改革，則非熟習各地實在情形不可。若不知社會實際狀況，何者為需要？何者為非需要？何者雖需要尚可置於緩圖？而欲貿然實行其主張，安能望其有成？吾會組織國內旅行團其任務有三：

（1）調查各地社會狀況家庭組織等等，以為改造社會改造家庭之預備。調查所得，即開科會討論，決定吾會對於某種問題之意見。

（2）採集標本徵求圖籍，爲學術上之貢獻，

（3）到各地學校演說，宣傳吾會之精神，並調查各分會進行狀況。

每年旅行一次或二次，由本會會員組成數團，每團數人，如北京之會員便可旅行北五省。南京上海武昌成都之會員便可旅行長江流域各省。廣州等處之會員，便可旅行兩廣雲貴福建各省，非會員亦可參加，旅費暫由會員自備，將來會款充裕，即由會中津貼。此事於個人學問，社會事業，皆有極大益處，想吾會會員素以精研學術改革社會爲己任，必不惜此區區旅費及時間。否則坐而論道，閉戶造車，所謂改造社會精求學問，皆虛言耳。

國外旅行團之任務，亦爲採集各地標本圖籍，調查各國社會狀況，每一年或二年舉行一次。惟需費較鉅，不若「國內旅行團」之易於實行，然若能由僑居各該國之會員，盡心指導，竭力儉省，每人連路費在內有二三千元，或亦可以敷用。（平常週遊世界者需費五六千元。）此時暫由會員自備，將來會款充裕，可全由會中津貼。凡非會員欲周遊世界者，若得本會之介紹函，各地會員亦可盡招待指導之責。

吾會會員有留心教育事業者，則赴各國學校考察教育狀況；有研究自然科學者，則赴各國採集標本；此外如研究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等等，皆可赴各國調查一切，以證所學。此事若行，於世

界學術上。及吾國之改造事業上，必有極大驚人之貢獻，可斷言也。若一時不能周遊世界，卽先遊一二國亦可。

吾國內會員亦可在杭州或南京租房數楹，組織博物館圖書館實驗室植物園等等，以爲學術上之切磋，並得隨時聚居一地，朝夕砥礪。吾誦陶淵明之『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不禁悠然神往矣。

日前往遊香港西貢星加坡哥侖布等處之植物園博物館，見其收集之富，頗有動於中，涂九衢魏時珍陳劍脩諸兄，皆主張從速組織，此時吾輩僑居外國者，卽可從事收採標本，國內會員亦可隨時採集，有志者，事竟成。

吾儕留學外國者，亦擬速將各國通信社組成，其辦法如左：

（一）將外國社會政治學術各種消息輸入國內，並將中國有價值之活動，譯成外國文字，在外國報上發表。

（二）每月將外國新出版之書報目錄報告一次，並代國人採購書籍。

（三）凡國內私人或團體，欲調查教育實業各種情形者，亦可委託本社。（如指定調查某種學校及某種商情之類。）

總之吾會會員須時時不忘本會研究學術改造社會之宗旨，並時時思下手方法，此則願與諸兄共勉者也。

數日來行近熱帶，揮管汗如雨下，不能多寫，匆匆草此，即頌

學祺。

弟王光祈自印度洋中上言。

與惲代英論會務書（民國十年）

代英兄！　日昨接少年中國二卷七期，奉讀你的大作，無任欣慰。你說現在學會是有力的個人，不是有力的團體，又說現在學會宜注重對內會務，而減少對外會務，這兩句話十分中肯。我們學會當初發起的意思，即在先聚集有力的個人，然後再造成有力的團體，所以會員曾慕韓君常說：『我們對於會員宜求質的良好，不求數的增加。』兩年以來，我們即本此方針以進行，雖不能說所有辦法皆盡如人意，然亦可謂煞費苦心。現在我們勉强把第一步做得有些像了，（即聚集有力的個人。）而第二步有力

的團體則至今未曾做到。但是此係時間問題，將來必可做到。

學會這兩年來名不符實，這是我們第一樁可恥的事，這種情形巴黎同人在兩年前即已看到，曾致函敝處說：「學會發達過速，實爲不祥云云。」當時會務弟實爲主持奔走之一人，未能採擇巴黎同人忠告，一味從誇張方面下手，故學會之名不符實，弟實應首負其咎。自出國後，思想一變，以爲現在個人及學會均應暫時養晦，對外方面宜減少發展，對內方面宜爲猛力之進行，正與尊論恰合。惟弟所謂對內的發展，其意義有二：

（一）個人學與行之修養。

（二）會員間之聯絡。

我近來益覺我們朋友的能力薄弱，魏時珍兄常說，『我們朋友沒有一樣事是做好了的。』我前面所謂有力的個人，不過是指其稟賦而言，若說到學養二字則還須猛力的用功夫，此是不必諱言的。

何以才能做到學養二字功夫？一方面固然要由個人自己努力，一方面還是要借朋友切磋的力量，所以又歸到第二個問題『會員間之聯絡』了。可見我所謂對內發展，其意義雖有兩個，而事實上仍與尊論相同。

我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曾經想過幾個方法。

第一，先調查會員之學問事業，造成一表，然後再由學問相

同事業相同之會員，組織一種『某種學問研究會，』或『某種事業研究會，』這種研究會完全公開，可以參加『非會員，』如此才可以說到互助二字。現在執行部調查表業已發出，不知將來成績如何？

第二，用通信傳觀辦法，以謀彼此性格上之了解，此事歐美方面及舜生方面均早已實行，與我兄所主張之另刻『會務報告』之意，亦正相同。惟另刻『會務報告』恐一時財力所不許，不如將應該傳觀之信，（換言之卽可以登載『會務報告』之信。）由執行部裝訂成冊，先寄天津，以次南京上海武昌成都等處，然後寄回上海，再由上海寄往日本美國歐洲南

洋，再寄回上海保存。

若能由執行部用複寫紙寫成四份，分寄各處，則更較神速。弟以爲若無重要會務，（重要會務宜用專函分寄各地。）專是朋友講學及敍述身世之信，稍遲一兩月看見，亦屬無妨，故仍不必用複寫紙鈔寫。

每次傳觀，書面上須規定傳觀路線，幷備白紙一頁，已閱之人，即在上面簽名以免重寄。

第三，將北京方面會員工夫抽出來，專辦對內之會務，至於月刊，則擬分爲三種季刊。——自然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文藝季刊——由各地會員各就其所學，分任編輯。每種季刊每期

之後，皆列『創造少年中國問題』一欄，專載社會問題討論主義問題等項文字，最後仍附『學會消息』一欄。關於此種分地分類編輯辦法，巴黎同人亦甚贊成，惟不主張分爲三種季刊，而用特刊號辦法。弟以爲此種解決不是澈底改革，此議遂因而擱置，故未向國內同志提出。惟弟終以爲我們今日講學的特色，即在專門深造四字，若仍是空泛議論；則與從前之新民叢報民報甲寅雜誌何異。現在新雜誌之發達，不過因其所研究之方向不同，至於內容之空泛，仍與從前各雜誌無異。若我們月刊不能辦到專門雜誌，簡直可以停辦。現在國內專門雜誌雖亦不少，但是能令人滿意者却亦不多，而且若照着

某某雜誌那樣提倡自然科學自然科學不但不能發達，而且要破產。若是專門雜誌之議實行，我們朋友間的互助，更要進一步，因為我們又走進一個較小的範圍裏面去了。範圍愈大，性質愈異，愈不容易互助，範圍愈小，性質愈同，愈容易互助；你以此語為然否？

第四，便是國內旅行團的辦法，這又與你所主張每年開年會一次之意見相同。我以為我們會員至少每年每人要旅行一次，與各處朋友談談，我是一個窮鬼，而且在北京時擔任三四處的事，但是前年一年之中，亦曾南下數次，與各地會員接洽，真有無窮的快樂，與無窮的益處。這回蘇甲榮兄南下與南

京會員相晤，亦有很好的印象，我們在這種觸目傷心的時代，處這種乾燥無聊的生活，若再沒有幾個素心的朋友，那簡直是宣布我們的死刑了。我將來回國後，決定先在國內旅行二三年，再出來替社會服務，你以為何如？

以上四種便是我對於會務的意見，此外還有三個問題，我亦有一點意見。

（甲）宗旨及主義問題。

現在有許多會員，說我們學會的宗旨太寬泛了，而且又嫌主義不確定，舉止無所適從。其實我們所標出的目的，是創造少年中國，創造少年中國是多方面的事，當然不能規定一個狠狹的範圍。不過我們實行起來，

我們只選擇我們能夠做的努力進行將來成就或只是一部分事業，一部分學問，亦未可知。至於其他部分的學問，與其他部分的事業，我們所未能盡力的，只好留待會外的朋友（或是我們後人。）去做，以彌補我們的缺陷罷了。但是何害於我們的宗旨？我們總是大處着眼，小處下手的做去。而且我們宗旨表面上雖極寬泛，而其中亦有很嚴格的，譬如主張社會運動，反對現代政治活動，這便是現在文化運動的先生們，究竟能否做到此層，已經是很大的疑問了。

至於主義一層，我們會員中當初尚有少數信仰狹義的國家主義的，現多已改向新潮流的方面了。但是從前相信社會

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現在又多入於懷疑了。這是我們相信眞理，不固執成見的確證。在這種彼此共同懷疑的時代，很可產生一種較好的主義，或較宜於中國的主義。因此之故，我甚反對現在學會標出一種主義之虛名，我主張對於中國將來之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以及其他一切的組織，均用極具體的描寫，果然他的組織方法與他的組織理想，都是很好的，我們就把他作爲我們對於某種事業的一種共同計畫。我最恨現在的人，只冒社會主義之名，而不問究竟該怎麼組織才算合理。朋友們！世界上的主義不夠我們用呀！我們要創造呀！要創造

一個少年中國主義呀！

我對於改造中國的方法，從前亦有一個主張，我在前兩月想把他著成一篇文章，寄登月刊，我已著了二三千字，我後來又把他撕了，不願意發表，我現在且將我那篇文章的大意，立出一個表來，另紙抄與你看。我以為不但革命後要建設，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設，一種改革運動，決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好的，而且少數人做好的決不可以耐久。我不希望多出有名之英雄，只希望多生無名之英雄，將來新村的大聯絡，便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觀那個表你便知道我不是主張和平之人了，所以你上次說仁靜想出會，其實我們亦不是過太平日子的人！

（乙）生活問題。

上次我們提出一表調查會員『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即是漸漸着手解決會員生活之意，知道大家想做什麼事，然後再從那個事的本身着想，方才有辦法，或作自動的生產組織，或介紹於相當的職業界，此亦正與曾論相同。從前我嘗向舜生說，學會要辦到入會的人，對於學問事業生活三個問題，都要同時解決，然後才有活氣，才敢向社會宣戰，這個問題我希望今年大會，有一個具體解決的方法。

（丙）破裂問題。

據弟觀察，此層現在尚不成問題，即或不幸發生，亦無大害。因爲我們不是爲人而結學會，亦不是爲學會而結學會，是爲目的而結學會。只要我們目的存在，那怕

會員死完或變完，我們的目的仍如日之在天，還有許多後人替我們做。即或學會不幸而至於破裂，或因破裂而竟至於消滅而仍無礙於我們的目的。所最可怕者，便是我們沒有目的。

我不能說我們學會沒有目的，若眞是沒有目的，早已瓦解了，何能維持三年。但是學會雖有目的，而未曾把他解釋得清清楚楚，更未曾把達到這個目的之方法詳詳細細宣布出來。我們每一個會員，大概都有一個方法，但是總無機會把他合起來，增減因損，成爲一個共同的方法。

我從前的意思，是等待各國留學的朋友都回國後，（現在會員大半在國外留學。）由全體會員開一個大會來解決這

個方法問題，照現在情形看來，恐怕不能久待了，我們只好隨時在月刊上討論這個問題罷！

我以為我們忠誠的會員，不要憂學會破裂，只憂學會具體的計畫不立。每一個會員都負有把學會宗旨方法說得明明白白的責任。

你說要多方面一致努力，我尤為贊成。我以為社會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改造社會便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業，決非少數人或一個方面的人所能單獨改造的，即專門學問亦然。譬如化學是一個很專門的學問，我們若要提倡化學，建築一個化學試驗室，便需要下列各種的人：

（A）化學中之發明家，

（B）應用化學之科學家，

（C）建築化學室之工人，

（D）製造化學用品之工人，

（E）籌集款項建築化學室之奔走者。

以上五項人，我們都可以說他是「化學的功臣，」初不必限於研究化學的人。一事之舉，需才甚多，要各方而知道分工知道互助，然後才能有成。而且各人要有自知之明，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則社會集衆人之長，當然可產生很好的事業。現在有許多人偏要用其所短，譬如章太炎先生本可以講學的，他

偏要談政治，又如許多青年本可以老老實實的做事，他偏要著幾句新詩，看幾篇哲學。以爲非如此不足以言參加文化運動。其實所謂文化運動者，不專是讀書人的事，建築化學室之木匠，亦是一個文化運動家呀！

若是大家愛用其短，那便是社會集衆人之短，安能產生很好的結果。我常有一句話，『做我最好的，』我若是善於掃除廁所，我便願終身當一個掃除廁所的人，不願作一個文化運動的人。

我去年接傅孟眞君一信，他說他決定學自然科學，並勸我亦研究自然科學。我當時回答一信說：『我到外國來，第一個

進步，便是認識了一個王光祈，我要用我之所長，不然，我便對不住社會。』我若是作一個籌款建築化學室的奔走者，其成績一定高於自己作一個化學發明家，所以我雖不學化學，但是我很可以『化學功臣』自許呀！

據此看來，要做一件事，需才如許之多，而且要各種人才都要一致進行，才有成效，那麼，我們學會不過數十人，要成就一二件事，已經是很不容易，那裏還夠得上說破裂呀！我以為他對於中國若是眞正忠誠，他對於學會若是眞正忠誠，他對於他自己若是眞正忠誠，那麼，這種純潔活潑的青年團體都不加愛惜，都要想破裂，我請問他破裂後往那裏去？

有人說，我們會員個性太發達為破裂之兆，其實個性發達正是學會的活氣，只要他的個性發展，是向着有利於社會方面的，那麼，雖是妨害我的個性，也無妨礙，再痛快說一句，假若是我們的仇敵，他的個性發展是與社會有利，我們都要讓他，何況是我們生死患難之青年同志呀！

綜吾此篇通信大意如下。

（一）組織某種學術或某種事業研究會，可以參加非會員。

（二）用通信傳觀辦法，以謀會員性格上之了解。

（三）北京會員專辦對內會務。

（四）月刊改爲分地分類編輯。（另有詳細辦法。）

（五）組織國內旅行團，並贊成你所主張的年會。

（六）不必空標主義之名，而宜具體的描寫各種組織。

（七）各人提出改造中國的方法。（列表亦可。）

（八）生活問題俟各會員之調查表辦齊後，即就其所願從事之生活爲細詳的規畫。

（九）破裂不成問題，各個忠誠會員，莫憂破裂，只憂根本計畫不立。

以上九條，便是我對於會務的意見，我這封信到中國，恐怕在五月中旬了，不久要開年會了，請你將我這九條意見，代我提出，

我不另自寫信了，祝你健康，為少年中國努力。

弟王光祈上言　三月十二日自德國寄

寫完此信後，我還想起一事，我是一個反對國家主義的人，我以為國家只是一種政治組織，可以隨時取消的。不過國家主義雖不必主張，而民族主義却不可不提倡，我所說的民族主義，當然不是拿我們民族去侵略他人的民族，只是主張我們這種又勤又儉的民族，素有文化的民族，要在世界上謀一個安全的地位。我們若對於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類，都不設法拯救，那便是我們對不住世界，對不住人類，我決定要標出『民族主義』四字來運動，因為我在外國受激刺太多了，外

國人無論新舊，早把『劣等民族』四字頭銜送我們了。但是我又相信我們勤儉智慧的民族，很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朋友們！我們提倡民族主義呀！今年開會時，亦請你代我提出，——光祈又及。

少年中國學會會務摘要

一、本會之發起。　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本會之成立。　民國八年七月一日。

三、本會之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四、本會之機關。　評議部，執行部，編譯部，月刊部。

五、本會之經費。　會員入會金每人一元，會員常年捐每人每年二元。會員自由捐助無定額。

六、本會之會員。　共有一百〇二人，在國內求學任事者計六十

三人，在國外求學任事者計三十六人，死亡者三人。

七、會員之信條。（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

八、入會之資格。凡中華民國之有志青年，由本學會會員五人介紹，經評議部認可，得為本學會會員。（凡國內同志青年素與本會會員不習者，可以隨時與本會會員自由通信，了解既深，自當設法介紹入會。）

九、本會之總會。初設北京，現設南京。

十、本會之分會。凡一地方有會員五人以上者，皆得成立分會。

十一、本會出版物。（甲）在籌備期間中，（自民國七年六月

三十日發起至民國八年七月一日成立時止。）共出：定期出版物一種，名曰『會務報告。』前後共發行四次；叢書一種，名曰『國體與青年。』曾琦著，由本會自印。

（乙）在本會成立以後，（自民國八年七月一日起。）共出：定期出版物兩種，一曰『少年中國。』每月發行一冊，直至今日，現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二曰『少年世界。』亦係月出一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共出十三期，現已停版。

叢書十五種如下。

(1)法蘭西學術史。 李璜譯。 上海亞東出版。

(2)人心。 李劼人譯。 上海中華出版。

(3) 小物件。 李劼人譯。 同上。

(4) 婦人書簡。 李劼人譯。 同上。

(5) 古動物學。 周太玄譯。 同上。

(6) 法國文學史。 李璜編。 同上。

(7) 經濟學要旨。 李璜譯。 同上。

(8) 國家主義的教育。 余家菊李璜合著。 同上。

(9) 哈孟雷特。 田漢譯。 同上。

(10) 羅蜜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同上。

(11) 沙樂美。 田漢譯。 同上。

(12) 盲音樂家。 張聞天譯。 同上。

(13) 德國人之婚姻問題。 王光祈著。 同上。

(14) 同情。 李劼人著。 同上。

(15) 少年中國運動。 王光祈著。 同上。

十二、本會通信處。 關於會務之通信，請直寄南京東南大學楊效春李儒勉兩君。 關於月刊或叢書之通信，請直寄上海哈同路中華書局編輯所左舜生君。